

莘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任 李传博

副主任 杨巨源 王合祥

委员 孙 堂 刘广恩

沈合生 郭永贵

本辑责任编辑 杨巨源

编 辑 王合祥 朱文生

刘广恩 郭永贵

朱玉建 王志国

杜言青

HL126/08

三槐家風
堪後世法

己巳冬許繼善



山东省政协聊城地区工作委员会主任许继善为本书题辞

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
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
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
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
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

蘇軾三槐銘

歲次己巳年

張平齋書

原莘縣政协副主席張平齋書写的三槐堂銘

前 言

张继成

中华民族，贤人辈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各种人物争相登台表演，各展其技，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真正的贤人哲士，经过历史长河的冲刷，更显得冰清玉洁，光彩照人。在这多如繁星、灿若云霞的佼佼者中，有揭竿起义，叱咤风云，推动历史前进的农民领袖；也有潜心钻研，勇敢探索，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世界第一的科技英才；有深谙经世之道，实践了不少治国良策的开明君主；也有济时艰、御外侮，辅佐帝王成就大业的文臣武将。他们倾毕生之心血，惨淡经营，多所建树。其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足可以启后世，激来者。即使在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其现实价值仍不稍减。总结前辈贤人的历史功绩，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文史工作者的

一项光荣使命。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们决定整理印行这本《三槐王氏专辑》。以北宋时期王旦为代表的三槐王氏，历代多贤人，品德堪赞，家风可钦。王旦居相府十八年，忠君报国之志，历久不衰。夙兴夜作，忧国忧民，虽无惊人政绩，但其在稳定政局中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尤为可嘉的是王旦身为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的一员，竟能力倡廉洁从政，勤俭持家，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并终生坚持不移。王旦的品格，饮誉当时，传于后世，逐渐形成了一种可贵的家风。在全国反对腐败，提倡廉洁的今天，整理印发三槐王氏的史料，更有其特殊意义。

王旦祖籍莘县，“三槐堂”系其宗祠。王旦在中国历史上知名度不高，在家乡却颇为熟知者称道。莘县虽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偏僻县份，历史却很悠久。商相伊尹曾躬耕于有莘之野，以后诸朝，皆为县治。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令日寇望而却步的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巩固的解放区；建国后的发展与变化，今人皆知，已不待言。千百年来，奋战在莘县大地上的创业者，世代相承，多不胜数，他们都

将载入古有莘国的光辉史册。今天我们向读者介绍的王旦是一个特殊人物。说他特殊，一是因为他生活在近十个世纪以前，距今年代久远；二是因为他高居相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然而研究历史，不能因年代久远而弃之；评价人物，不应因其阶级归属不同而盲目否定。王旦有维护皇权、因循保守、明哲保身的一面，也有廉洁节俭、知人善任等难能可贵的优点。九百多年前王旦的一些品质和作风，至今仍十分宝贵，值得各级为政者借鉴。第一，王旦忠君爱国。他对皇帝的愚忠不应推誉，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却值得效法。王旦一生忧国忧民，辅佐庸君真宗，主持朝政，处理外交内政大事，颇为得体，夙兴夜寐，弗惶暇食，可谓鞠躬尽瘁。景德年间，天下基本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号称“治世”，这自然有其历史原因，但也不可否定王旦辅佐的功劳。第二，王旦忠奸分明，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真宗赵恒对王旦十分信赖，言听计从。但王旦荐人用人十分谨慎，不循私情。对奸佞之辈，他力阻其升迁；对忠良之臣，他察其大节，不计小过，力荐其出任要职。对通过关系求官者，他深恶

痛绝；对真正的贤者，他察其言，观其行，建议皇帝量才录用，却从不显示自己的推荐之功。第三，王旦一生廉洁俭朴，不谋私利。他位至宰辅，统辖百官，权力极重。但他不受贿赂，不贪财货，不置田宅，不蓄声妓。岳父为官时，他主动避嫌；自己掌权时，又不许子弟出任要职。临终遗言中不但不为子弟求官，不受皇帝赏赐，还谆谆叮嘱后人要保守勤俭廉洁的家风。第四，王旦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对本身的过错，他自责不已；对别人的过错，他却从不过多计较，忧国爱民、体谅臣下之心事事可见。王旦的这些优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十分可贵的。肯定其优点，发扬光大其终生倡导的可贵风尚，对当今社会大有裨益，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山东省政协聊城地区工作委员会主任许继善同志阅读有关王旦事迹的资料后，曾写诗一首，是对我们编印《三槐王氏专辑》现实意义的很好概括：

有莘伊尹相商汤，
三槐王氏宋显扬。
身处腐境人不奢，
家风传世育贤良。

为了给读者提供较为详尽的参阅和研究资料，便于检索，我们在重点介绍以王旦为代表的三槐王氏知名人物的同时，又附录了史籍中的有关记述的原文，还对“三槐堂”作了一些考证，囿于水平和经验，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俟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本辑编印过程中，得到了有关方面和人士的大力支持。八十高龄的原政协副主席张平斋同志查阅并用工笔小楷抄录了近万字的资料；离休干部朱文生同志南跑北奔，广征博采，写成了数万字的资料汇编；县有关领导同志审阅初稿，提出了不少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谨表衷心谢意。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目 录

- 一代贤相——王旦……………杨巨源 (1)
- 王旦年谱……………王合祥 (45)
- 三槐王氏 贤人辈出
- 活跃在北宋政治舞台上的三槐王氏
- 其他知名者生平简介
- ……………杨巨源 刘广恩 (56)
- 王旦近世宗系表……………(87)
- “三槐堂”考……………朱文生 (91)
- 宋史·王旦传……………(98)
-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铭 (并序)
- ……………(宋) 欧阳修 (107)
- 三槐堂铭……………宋 (苏 轼) (112)
- 《莘县志》中有关三槐王氏的记载
- ……………(114)

- 各种辞书中有关三槐王氏的条目 …… (121)
-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关
王旦的记述…………… (120)
- 历代官吏文人关于“三槐堂”和
王旦墓的题咏…………… (155)

一代贤相——王旦

杨巨源

王旦，字子明，北宋大名府莘县（今山东省莘县）人。生于五代时期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7年），卒于北宋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王旦于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任同知枢密院事，次年任参知政事（副相），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至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辞去宰相职务，共在朝中掌权十八年，其中任宰相十年，单独掌相权达五年之久。宋真宗赵恒共在位二十二年，王旦竟连续辅佐了十八年，象这样稳定的君臣关系在魏晋以后的封建王朝中并不多见。北宋景德年间出现的短暂“治世”，有其历史原因，但与王旦的全力辅佐是分不开的。王旦的政绩和言行，史书中记载不多。从现有史料来看，王旦的立身行事明显地有忠奸分明、谨言慎行、知人善任、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的特点，唯其如此，他才博得了真宗始终如一的信

赖和朝中百官的景仰。尽管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王旦思想有些守旧，在明哲保身的处世律条指导下也做了一些违心的事，但如果冲破一时一事的局限，历史地全面地衡量王旦其人，我们认为，称他为“一代贤相”并非过誉。

出身名门 终为名臣

王旦出身于书香门第、宦宦世家。

曾祖父王言，曾任滑州黎阳（今豫浚县）令；

祖父王彻，官至左拾遗；

父亲王祐，颇有文才，官至兵部侍郎；

兄王懿，进士出身，曾任袁州（今江西省宜春）知府；

弟王旭，曾任缙氏（今河南省偃师县）、雍丘（今河南省杞县）知县，以为官清廉知名，后升至殿中丞；

长子王雍，曾任国子监博士、司封郎中；

次子王冲，曾任左赞善大夫；

三子王素，官至尚书令；

侄王质，官至荆湖北路转运使，为人忠厚耿直，与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交谊甚好；

孙王巩，官至宗正丞，常与苏轼交游；王

靖，官至开封府推官；

曾孙王震，官至给事中、龙图阁直学士、开封知府；王古，官至户部尚书；

族玄孙王伦，官至签书枢密院事，曾四次出使金国，被留作人质，持节不屈，拒绝招降，终遭杀害；王伦之孙王楠，官至太府卿。

王旦家族中，为官者甚多，而且大都能以公正清廉称颂一时。王祐、王旦、王旭、王素、王质、王巩、王靖、王古、王震、王伦、王楠在《宋史》中均有传记。当地人把王氏后代聚居的村庄称为“群贤堡”，看来是有其道理的。

王旦是王氏家风的突出代表。他官最高，名最显，在朝时间最长，对后世影响最大。王旦自幼少言寡语，聪敏好学，文才出众，甚得其父王祐厚爱。王祐常夸王旦是当宰相的材料，岂料竟被言中。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24岁的王旦考中进士，从此开始了他的宦宦生涯。起初，王旦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兼平江县（今湖南省平江县）知县。《宋史》上说，平江县衙中原来常闹鬼，王旦到任前夕，衙役听群鬼惊呼：“宰相来了，我们快走！”从此鬼怪绝迹。这当然是宿命论和有神论者的无稽之

谈，但由此可见人们对王旦的尊崇之情。

王旦素有才气，步入官场后，才能得以施展，更显得出类不凡。转运使赵昌言，威望并重，眼光很高，对属下要求甚严，他从平江县路过，很欣赏王旦的施政方略，主动把女儿嫁与王旦为妻。作为一个位在府州以上，握有一方行政、财赋、边防、治安等实权的长官，仅凭一面之交就以女相许，这既说明赵昌言善识人才，也说明王旦确实显示出了非凡的才华。王旦监理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银场时，潭州知府何承炬认为王旦有经世之才，前程不可限量，待之甚厚，并推荐其为著作佐郎，参与编辑《文苑英华·诗类》。淳化元年（公元990年），北宋文学家王禹偁发现了王旦的才能，极力向皇帝推荐，使王旦很快升任右正言、知制诰，专门为皇帝起草诏令。当时王旦仅35岁。王禹偁才思敏捷，名噪一时，“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王旦能受到王禹偁的青睐，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当时与王旦同任右正言、知制诰的钱若水，史称其“汲引后进，推贤重士，襟度豁如”。就是这个善识人才的钱若水，一见王

旦，即称赞其是当宰相的材料，并常对同僚说：“王君凌霄耸壑，栋梁之材，贵不可涯，非吾所及。”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李沆任吏部铨，掌管官吏的考察、选拔，他也盛赞王旦是“远大之器”。从以上几件事可以看出，王旦自幼聪慧，博学多才，他靠自己出众的才干赢得了同僚的推崇，同时也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宋太宗赵光义连续加封其为礼部郎中、集贤殿修撰、理检院知事、兵部郎中。

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宋真宗赵恒即位，对王旦倍加信任，公开宣称：“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有一次，赵恒问钱若水近臣中谁可重用，钱若水说“旦有德望，堪任大事”。赵恒说：“此固朕心所属也。”由此对王旦格外看重，连连提拔加官，四年之中，连续晋封王旦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审官院知事、通进银台封驳司、知贡举、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工部侍郎、直至参知政事。景德二年（1005年），加封王旦为尚书左丞。一年后，升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此，王旦正式登上了宰相的宝座。

封建王朝的官场中，尔虞我诈、互相倾轧

的现象屡见不鲜。封建帝王多数刚愎自用，喜怒无常，“伴君如伴虎”，臣下一着不慎，轻者贬官削职，重者杀身灭族。王旦能在这样的氛围中脱颖而出，并连续在朝掌权十八年，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讲，真宗赵恒庸碌无能，必须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替他维系朝纲，支撑政局，而王旦忠诚谨慎，素孚众望，正是一个托付国政的理想人选；从主观上讲，王旦有济世之略，经国之才，又善于权衡利弊，通政和人，确实能当此重任。但是赵恒对王旦宠遇日加，王旦却担心物极必反，连连上书求解，以图急流勇退。王旦病重，赵恒每天三、四次派内侍登门探视，并亲手调药送给王旦服用。王旦死后，赵恒三日不理朝政，戒绝一切喜庆活动，追赠王旦为太师、尚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后又给王旦的儿子各加一官职，连已故的王旦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也因此分别被追封为许国公、鲁国公、晋国公加太师、尚书令、中书令。仁宗赵祯即位后，下诏让王旦灵位配享真宗庙庭，并亲自书写了“全德元老之碑”的碑额。三十三年后，即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北宋文学家、史学家、

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奉旨为王旦碑撰写了碑文。其后不久，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也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为王氏宗祠撰写了《三槐堂铭》。因其立论新奇，结构严谨，文辞华美，后世广为流传，并被《四库全书》、《古文观止》收入。王旦的一生，可算是飞黄腾达的一生。王旦生前身后，均有惹人称羨的荣耀。但这仅是统而观之的印象，要透彻地了解王旦其人，还必须对其立场、观点、性格及处世之道作进一步的分析。

崇尚儒学 忧国忧民

王旦为相期间，崇尚儒学，主张恪守祖制，思想比较守旧，但其忧国忧民之心随处可见。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向后期过渡的重要时期，外忧内患严重存在，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辽、夏、金、元不断侵扰，宋王朝内部一直贯穿着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交织，形势十分复杂。宋太祖、宋太宗总结唐以来封建割据的历史教训，致力于建立封

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皇帝把政权、军权、财权集揽于一身，大大加强了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宋真宗即位后，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开始推行因循保守的政治路线，并相应地形成了尊儒学、崇佛道的思想路线，在这一转折时期登上政治舞台的王旦，其思想和言行势必会打上历史的和阶级的烙印。

王旦是科举出身，进士及第，对孔孟学说信奉甚笃，在当时是公认的儒臣。初涉官场时，对社会弊端看得比较清楚，提出过很有见地的建议。宋朝初年，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者财产满布州城，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每逢灾荒，富豪户便乘机抬高粮价，逼迫农民卖地买粮。当时任郑州通判的王旦深以为忧，上书皇帝建议在全国建“常平仓”，粮价低时储粮备荒，粮价高时卖出，以调节市场粮价，防止富豪乘机盘剥农民。此奏获太宗恩准，兼并土地的势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抑制。这是王旦辅国安民方略的第一次尝试。

真宗时，统治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以不用新人，务行故事作为执政方针。对这一方针，王旦是比较坚决的执行者。他常说：“祖

宗之法俱在，务在行故事，慎所变改。”成都知府张咏，对人民恩威并用，一方面大力镇压李顺起义，一方面鼓励士人科举求官，使蜀中局势一度趋于安定。皇帝高兴地说：“咏在蜀，吾无西顾之忧。”后张咏被召回朝中，皇帝想让任中正接任成都知府，不少人认为任中正只会墨守成规，不能当此重任，王旦却认为“非中正不能守咏之规。他人往，妄有变更矣”。任中正知成都五年，果然“遵咏条教”，一成不变。还有一事，也很能说明王旦的保守态度。李迪、贾边都是闻名于世的才子。参加科举考试时，李迪作的赋中有几处不合韵律要求，贾边在作题为《“当仁不让于师”论》的文章时，把其中的“师”解释为“众”，两个人都没有被录取。主考官上书请求让两人复试，王旦坚决不同意。他的理由是：李迪之赋虽然失韵，但原因在于不细心，是无意中出现的过错，可以不必计较；贾边对经书妄加解释，与历代注疏不同，这是标新立异，如果容忍，将会使后来的人争相效法，此风不可长。于是只录取了李迪。后来李迪青云直上，官至宰相，贾边则一蹶不振，终生为平民。王旦的守旧，由此可见一斑。

北宋最初几个皇帝统治时期，北方辽国日益强盛，构成了对宋王朝的严重威胁。太宗两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朝中开始出现主战与主和两种不同政见，后来发展为抗战与投降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宋王朝对辽逐步转为守势，辽对宋却开始展开攻势。宋真宗时，辽国在圣宗统治下，确立了封建制的统治，国力日渐强盛。咸平二年(公元999年)九月，辽承天后和圣宗领兵大举南下，宋兵被迫抵抗，双方互有胜负。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十月，辽再次南侵，受阻击而还。三年后，辽承天后、圣宗第三次率兵犯宋，号称二十万，直趋澶州(今濮阳)，威胁东京。宋朝廷慌乱无措，主战主和两派争论激烈。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他主张放弃东京，迁都金陵(今南京)；陈尧叟是蜀人，他主张迁都成都。新任宰相的寇准力主抗战，他说：“群臣怯懦无知，今敌骑迫近，四方危急，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又说：“主张迁都的人应当斩首！”力请真宗亲自领兵去澶州抗辽。真宗率兵至澶州时，正逢宋兵射死辽大将萧挈览，辽兵败退，本可乘胜追击。真宗却不敢再战，竟派人与辽言和。当时

辽国内发生争斗，无心恋战，遂答应和议，议定宋每年向辽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罢兵回朝，史称“澶渊之盟”。宋辽和议后，原来主张逃跑的王钦若却转而攻击寇准，说寇准拿真宗作孤注一掷，订立“城下之盟”，是奇耻大辱。忠奸不辨的真宗竟罢免寇准，任用王旦为宰相。这次宰相易人，虽因王钦若攻讦所至，但也有其内在原因。当时真宗一心守业，求稳怕乱。寇准性情刚烈，思想激进，与真宗的本意往往相悖。王旦是有名的儒臣，一贯主张守成。两相比较，真宗更喜欢王旦，这是改任王旦为相的真正原因。

在对辽问题上，王旦究竟主战主和，史书无明确记载。但从一些旁证材料上可以看出，王旦既反对逃跑，对抗辽必胜又缺乏信心。对王钦若，王旦素无好感。王钦若主张弃京南逃，王旦认为这是惧敌丧国的屈辱之策。对寇准，王旦一向比较看重，寇准力主抗战，王旦对这种抗争能否获胜又心存疑虑。当时北方之民被辽兵掳获甚众，王旦曾上书真宗说：“国家富有四海，平时耗费动辄亿万，现在百姓正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何不拿出几十万金帛将他

们赎回？”此议虽未获准，但从这件事上，既可看出王旦的忧国忧民之心，也可见其对驱逐辽兵信心不足。真宗率兵去澶州时，王旦也随从前往。后留守东京的雍王元份偶染暴疾，真宗命王旦回京代理留守职务。临行时，王旦对真宗说：“请把寇准叫来，我有话说。”寇准来到后，王旦问真宗：“如果十日之内得不到捷报，应该怎么办？”意思是说，此去十天之内必可分出胜负，如兵败，真宗定难回朝，善后之事应早作打算。王旦此举有三个用意：一是认为抗辽胜负难卜，应作最坏的打算；二是希望寇准督兵奋战，力争取胜；三是与真宗、宰相寇准当面敲定收拾残局的办法，免得事到临头自己为难。当时真宗的回答是：“如十日之内不能获胜，可扶皇太子即位。”王旦回到东京，不进家门，直入宫禁，严令手下人不得透露消息。直到真宗驾返东京，王旦家中人到郊外迎接，才发现王旦也在接驾的队列中。由此一事可以看出，王旦既倾向抵抗，又难期必胜，心存疑虑，寝食不安，这正是儒臣共有的特点。

王旦在抗击辽兵方面虽然有些顾虑，不如寇准等人果敢坚决，但在与辽、夏的和平外交

方面却是胸有成竹，处理得有理，有利，有节，显示出超人的智慧。真宗泰山封禅前夕，辽忽然提出在每年应给的银绢之外再借一些钱。王旦一眼看出这是辽见真宗将离开东京，故意来试探宋王朝的态度，于是决定借给辽银绢各三万，并说明要在下年应给的数额中扣除，既回复了辽的无理要求，又使其找不到挑衅的借口。第二年，王旦又令人晓谕辽方：上年所借钱物六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不再扣除，今年仍按所定之数照给，下不为例。这一有理、有节的做法，使辽主深为折服。西夏的赵德明借口遭受灾荒，要求宋王朝给一百万石粮食。朝中大臣纷纷议论：赵德明刚发誓与大宋和好，转眼就提出无理要求，应严词驳斥。王旦却认为，直接驳回，势必增加矛盾，使对方有理可辩，使自己陷于被动，不如以攻为守，让对方输理。于是，他让主管官员在京城准备了百万石粮食，然后通知赵德明自己来取。赵德明接到通知，去取吧怕有不测，不去吧又落了个索而不取、妄生事端的名声，左右为难。他感叹地说：“大宋朝中有能人！”

忠于皇帝 谨言慎行

在处理君臣关系方面，王旦谨言慎行，虽然做了一些违心的事，但是非之感并未泯灭。

真宗时，孔孟儒学倍受推崇，官僚机构中，一切因循守旧，以老成持重相标榜，官员们遇事唯恐承担责任，明哲保身相沿成习。宋制，对官员三年一考核，只要任期内不发生过错，就可顺利升迁。所以，官员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心只怕招人非议，影响官位。王旦本来就笃信忠恕仁爱的孔孟儒学，再加上这种特殊氛围的影响，其谨言慎行也就是很自然的了。在一般官员的任用升迁和日常政事的处理上，王旦敢于直言，真宗也基本上有谏必从。但在重大事件的决断上，真宗一旦形成己见，别人很难改变，王旦虽受真宗₂宠信，也不敢据理抗争，只有违心而行。

王旦做的最大的一件违心的事恐怕就是赞同真宗东封并充当封禅的大礼使了。澶渊之盟后，王钦若对真宗大讲这是“城下之盟”，是国之奇耻。真宗问应如何挽回影响，王钦若知道真宗不愿打仗，故意说：“只有发兵取幽、

燕之地，方可显示大宋天威。”真宗自然不同意，王钦若乘机进言道：“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封禅之事起于战国，当时有些儒士认为五岳中泰山最高，皇帝是人间至尊，应该到泰山上举行祭祀天地的大典，以示皇帝是天之骄子，地之精灵。秦始皇、汉武帝都曾搞过这类劳民伤财的活动。王钦若倡议此事，意在博得真宗的欢心，抵消寇准力主抗辽的影响。真宗意欲采纳，又担心王旦不同意，便让王钦若找王旦传达皇帝的意思。王旦见真宗已经允诺，料难挽回，只得表示同意。真宗仍不放心，特地把王旦叫来饮酒，酒酣之时，真宗赐给王旦一坛酒，说：

“此酒甚好，回去与家人共饮吧。”王旦回家开坛一看，里面尽是珠宝。实际上，真宗此举是一种暗示，意在告诫王旦对封禅之事不要再从中作梗。王旦当然明白内中奥妙，真宗封禅之意已决，再阻拦也是自寻烦恼，只有顺水推舟。从此以后，王旦对封禅之事不但不拦阻，反而以宰相身份积极参与。

为了把封禅活动变成“天意”，王钦若精心导演了一场“天书”闹剧。景德四年（公元

1007年)冬,真宗说曾梦见神人,说当降天书。不久果然在左承天门南发现黄帛二丈如书卷,有文字。身为宰相的王旦只得率群臣跪拜祝贺。次年六月间,王钦若声称泰山也发现“天书”。真宗说:“我五月间又梦见神人,说来月当赐书于泰山。”两人一唱一和,煞有介事。据说“天书”内容是:“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业,世七百,九九定。”王旦明知其伪,也只有违心而从,还亲率百官及百姓上万人请求封禅。为了纪念“天书”降临,真宗诏令改元“大中祥符”。就在这年十月,真宗亲率庞大的仪卫扈从队伍登泰山封禅,王旦以大礼使身份随行。当时丁谓掌财权,他为博得真宗欢心,大肆挥霍,封禅历时四十七天,耗资八百余万贯。封禅后,真宗令王旦撰《封祀坛颂》,又在泰山广建祠宇,留下了岱庙和碧霞祠两大建筑群,岱庙中的主殿至今仍叫“宋天贶殿”,王旦撰文的碑刻现保存在岱庙中。回京后,真宗下令修建玉清昭应宫以安放“天书”,王旦被任命为玉清昭应宫使。景灵宫建成后,又被任命为朝修使。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刻天书,王旦兼刻玉使。真宗把王旦拉上了“天书”闹剧的舞

台，王旦却愁眉不展，心怀凄凄。真宗要给他加官进爵，他苦求得免。真宗在京师赐宴庆贺，他借故拒绝参加。《宋史·王旦传》中说：“旦为天书使，每有大礼，辄奉天书以行，恒邑邑不乐。”王旦对封禅活动的反感由此可见，但也只能是有苦难言。

王旦参与封禅是出于无奈，还有一事可为佐证。李沆任宰相时，王旦为参知政事，两人为辽、夏之事日夜操劳，常常连饭也顾不上吃。王旦说：“什么时候天下太平了，我们这些人就可以放心地歇歇了。”李沆说：“边患消除，恐皇上渐生奢侈之心。”王旦认为不一定。李沆常把四方水旱灾害、盗贼恣扰的情况上奏，王旦认为这些小事不值得拿来给皇上添麻烦。李沆说：“当今皇上年轻，应当让他知道治国的艰难。如果不这样做，皇上血气方刚，不是沉溺于吃喝玩乐，就是要大兴土木，搞祷祠之事。我年纪大了，恐怕看不到这种情况。你年轻，来日方长，以后你做了宰相，很可能要为这些事烦恼。”李沆死后，宋辽议和，西夏臣服，真宗在王钦若、丁谓一班人撺掇下，封禅泰山，祭祀汾阴，在全国各地大修

天庆观，仅一次祭祀活动就动用仪仗一万多人，耗费一千二百万贯。人民苦不堪言，真宗的奢侈却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王旦“欲谏则业已同之，欲去则上遇之厚”，真是进退两难，这才佩服李沆有先见之明，由衷地感叹：“李文靖（李沆）真圣人也。”

真宗信任王旦，王旦忠于真宗，这是读史人皆知的事实。还有人说：真宗是庸君，王旦是贤相。这话也有一定道理。真宗执政期间，虽也有一些外忧内患，但总的说来还算无事之秋。契丹国内不遑无暇南顾；西夏国力未丰，不敢贸然出兵。宋廷内部中央集权已经形成，局势平稳。在这种情况下，真宗志在守成，“以无事治天下”。王旦也主张“务行故事，慎所变改”。二人观点合拍，君臣关系融洽。王旦一心一意辅佐真宗，内外大事皆能及时地得到妥善处理；真宗信任王旦，言无不听。其他大臣有所奏请，真宗必问：“王旦有什么看法？”王旦平时寡言鲜笑，常常终日闷坐。朝中议事，不管群臣有什么争论，最后王旦一句话便可以定音。有一年蝗虫成灾，有人在野外拾得一些死蝗带入朝中，不少大臣进谏说：

“蝗虫已死，是大宋之福，请皇上诏示于朝，让百官庆贺。独有王旦不同意这种做法。不久朝中正议事，忽然飞蝗遮天蔽日而来。真宗嘉许地看着王旦说：“假如百官正在庆贺，飞蝗如此，岂不为天下人耻笑？”

王旦虽为真宗倚重，但心情并不轻松。有时议事不决，又怕真宗怪罪，常心事重重，郁郁不乐。回到家中，连朝衣也不脱，就到静室独坐。家中人知其心情不好，谁也不敢多问，甚至不敢与他见面。王旦深知，一国至尊的帝王大多喜怒无常，一旦犯上失宠，就会一落千丈，前功尽弃。东岳封禅回京后，王旦心境欠佳，又体弱多疾，便连连上书请求辞去宰相职务。真宗先是用诏书给予褒扬鼓励，后来又当面劝说，并不断给其加封官职。特许王旦不必每日上朝，每五天面见皇上一次即可。遇有军国大事，可随时入朝参议。真宗愈是重用，王旦思想压力愈大，继续上书，恳求解脱。又托其他朝臣向真宗求情。真宗对王旦的心情始终不能理解，误认为王旦是怕官高任重，于是不再加官，只加封邑。后来王旦又要辞职，真宗说：“我一心把国家大事托付于你，不料你

的病却越来越重。”见其形容憔悴，十分可怜，便许其辞去宰相职务，以太尉兼玉清昭应宫使。宋朝惯例，玉清昭应宫使必须由宰相兼任，王旦不当宰相仍兼任此职，这也算是格外的优遇了。王钦若等人削尖脑袋钻营，千方百计要当宰相。王旦当了宰相，却几次三番提出辞职。两相对比，王旦的人品不言自明。

王旦的思想虽然有些守旧，也做了一些违心的事，但他在任期间，忠于皇帝，勤于朝政的作风是显而易见的。

知人善任 任人唯贤

在识别人才方面，王旦独具慧眼。王钦若是个善于耍两面派的人物，他在外辱面前坚持逃跑，在皇帝面前竭力邀宠，对忠良之臣百般诋毁。史称北宋朝中有“五鬼”，王钦若是“五鬼”之首。就是这样一个人世所公认的奸诈之辈，却一度得到了真宗的厚爱。真宗欲起用王钦若为宰相，王旦坚决反对，他说：“钦若遇到陛下这样的明君，得到的恩惠已经不算少了。大宋朝中还没有南方人执掌国政的先例。虽然古语说任贤不讲籍贯，但起码必须是贤

人。我作为宰相，不敢轻易说人坏话，可这是朝中大臣的共同看法。”王旦话虽委婉，但却认定王钦若不是贤人。由于王旦反对，真宗才打消了让王钦若当宰相的念头。直到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王旦死后，王钦若才爬上了宰相的宝座。王钦若常恨恨地对别人说：“王旦使我晚做了十年宰相。”对寇准，王旦却是另一种态度。寇准被免去枢密使职务后，曾托人求王旦向皇上推荐让他当宰相。王旦很吃惊，回答说：“将相之任，岂可求耶！吾不受私请。”寇准很感遗憾。王旦死后，寇准很快被任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寇准向真宗谢恩说：“若不是陛下了解我，怎么也不会到这一步。”真宗这才告诉寇准，让他做宰相是王旦推荐的。原来王旦病重时，真宗派人把王旦抬进宫中，当面问他今后谁可担任治国重任。真宗说到张咏、马亮，王旦均不表态。真宗再三追问，王旦才说：“以臣之愚见不如寇准。”真宗说：“寇准生性刚强偏激，可再考虑别人。”王旦说：“除寇准外，我不知还有谁可当此重任。”寇准听说这一情况，感慨万端，自愧不如王旦。

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中书省请求让工部郎中、知制诰盛度为右谏议大夫，兼开封知府。真宗说：“可再征求一下王旦的意见。”王旦的回答是：“我想盛度一定不愿意担任此职。”任命既下，盛度果然坚辞。原来王旦深知盛度精于文字，对政事不感兴趣。真宗感叹地说：“王旦铨量才品极当，必使人各得其所。”

有一次，王旦与好友杨亿一起评论人物，杨亿问：“丁谓以后能怎么样呢？”王旦说：“丁谓是有些才能，但治国的道理他不懂。以后任了要职，假使有个贤能正派之人帮助他，也许还能有个好结果；如果独自当权，必定误国害己。”丁谓也是北宋“五鬼”之一，与王钦若勾结，鼓动真宗封禅建宫殿，挥霍无度。后来曾任宰相，终因勾结宦官僧尼，多行奸邪不法之事，被罢官抄家，死于异地。子弟被贬黜放逐，朝中有十多人因受他牵连而被罢官。王旦的预言，竟成事实。

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王旦以景灵宫朝修使的身份去兖州，宦官周怀政同行。周怀政多次要私见王旦，王旦却一定要等

到其他人都在场，才穿戴整齐在大厅见面，说完事就走，从不与之私谈。很多人对王旦此举不理解。后怀政因私自结党，欲废真宗另立皇上，事败被杀，大家才知道王旦对周怀政早有了解，怕涉嫌受牵连，才有意疏远之。

翰林学士陈彭年，为人奸诈，外号“九尾野狐”。有一天，他到中书省找王旦，王旦不与见面。第二天又来，自言有事要谈，王旦让他去见向敏中。过了几天，向敏中拿着陈彭年留下的材料让王旦看，王旦闭目封之，不屑一顾。向敏中不解其意，王旦说：“这个人只会往上爬，别的一无所能。”后来的事实证明，陈彭年的品行果如王旦所言。

王旦推荐人材，素来持慎重态度，既不盲目定论，又不图被荐人报答。对那些言语间流露出才华或一向知名的人，他不忙于推荐，而是先暗中察其言行，数月后再叫来谈话，询问对朝政利弊的看法，有的则让其写成文字呈上。从中选出较为优秀的，暗中把名字记下来。以后其人再来，则不与见面。到了需要提拔任命官员的时候，就秘密地写上三四个人的名字交给皇上，由皇上决定是否录用。朝中其

他官员不知这种情况，争着荐人，但最后入选的都是王旦所推荐的对象。丁谓因此事多次诋毁王旦，真宗不但不听，反而对王旦更加信任。原参政李穆的儿子李行简，以将作监丞的虚职在家闲居。此人素有贤良之名，后来被委任为太子中允。送诏命的人不知道李行简的住处，真宗叫到中书省去问王旦，由此大家才知道李行简是王旦推荐的。王旦推荐的人，外人很少知道内情。王旦死后，史官撰修《真宗实录》，检阅内廷保存的奏章底稿，才知道朝中官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王旦推荐提拔的。

对找门路求官者，王旦十分反感。宦官刘承规很受真宗宠爱。承规患病将死，要求封个节度使，不然死不瞑目。真宗与王旦商量，王旦说：“如果答应了，以后有人要求当枢密使，又该怎么办呢？”真宗听从了王旦的意见，后来的宦官加封，都不超过节度观察留候一类的虚职。谏议大夫张师德两次拜访王旦，意欲求情晋职，岂料王旦两次都不接见。师德以为有人在王旦面前说了自己的坏话，便求与王旦同为宰相的向敏中加以解释。后来商议任命知制造时，王旦说：“张师德可惜。我多次在皇

上面前说师德是名家子，品行好，没想到他竟两次到我家求情。一个人状元及第后，重用只在早晚之间，安心等着就是了。如果再到处奔走求情，让那些无门路可走的人怎么办呢？”

向敏中把张师德的意思告诉王旦，王旦说：

“我这里怎么会有人敢轻易诽谤人？师德刚来，不了解我罢了。”向敏中说：“现在有机会，还是不要漏下他吧。”王旦说：“我不过是暂时缓一缓，叫师德知道不应该这样做，也借以告诫大家不要贪图升官，改变一下不良风气。”据史书记载，师德后来先后被任命为右正言、知制诰、吏部郎中、谏议大夫，还是王旦推荐的。王旦去世前推荐大臣十余人，只有两个人没有当宰相，可见其识人是很有眼力的。

对嫉贤妒能之事，王旦深恶痛绝；对两面三刀之人，王旦决不轻信。他曾对真宗说过这样富有哲理的话：“人之情伪，固亦难知。或言其短，而意在荐扬，或称其能，而情实排抑。”王钦若就是一个长于此道的人。真宗欲立赵妃为皇后，兵部尚书赵安仁认为不如立沈才人，真宗因此有些不高兴。后来王钦若与真

宗一起评价大臣，王钦若想排挤赵安仁，却故意说：“大臣中都不如赵安仁正道。安仁受原宰相沈义伦之恩，至今不忘，经常想方报答。”王钦若的言外之意是：沈才人是沈义伦之女，赵安仁主张立沈才人为皇后，是别有所图。真宗由此欲降赵安仁的职务。王旦知道后，在真宗面前大讲赵安仁忠于朝廷、处事谨慎的优点，才使真宗打消了压制安仁的念头。

王旦善识人，也会用人，处理大事常能左右兼顾。许州知州石普有违法行为，朝廷的意见要派人去审理。王旦说：“石普是个武人，性粗暴，不懂法典，如果派人去，怕他自恃有功，妄生事端，对国家和他本人都利。必须慎重行事，把他召回朝中问罪。”御史按王旦的意见办，果然很快就定了案。朝中群臣认为王旦这种做法既正了国法，又不使武臣在犯罪的路上越走越远，真是两全之策。马军副都指挥使张旻奉旨征兵，因军令太严，兵士阴谋哗变。真宗问王旦应如何处置。王旦说：“如加罪张旻，则今后帅臣难以服众；如施以镇压，又怕事态扩大。陛下早就有意任用张旻为枢密大臣，不如把他调上来，既解了他的兵权，又

能平息众怒。”真宗采纳了王旦的建议，事情得到了妥善处理。薛奎被任命为江、淮发运使，向王旦辞行，王旦只说了一句话：“东南一带的老百姓已经很困难了。”意思是说：你去了之后要注意给老百姓减轻点负担。薛奎感叹地说：“含而不露，一语中的，真有宰相风度。”张士逊去江西（今南京一带）任转运使，临行向王旦请教，王旦也是只说一句话：

“朝廷的专利来了。”意在以反语告诫张士逊要体察民情，不要一味地求利。张士逊牢记王旦的告诫，接连任几处的转运使，很注意调剂余缺，解民疾苦，从不强求获利。知道的人都说：“这位转运使能识大体，顾大局。”

从以上几件小事中可清楚地看出王旦知人善任的特点。真宗曾对王旦说：“我朝大臣，各自都有点长处，但全才却不多见。我想唐代贤人层出不穷，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贤人呢？”王旦回答说：“今日天下也不是没有贤人，恐怕是我们没有发现重用。前代人求贤，不责备求全，不以小过掩大德。当今的士大夫，谁能没点过错。如果听信流言，贵其一点不及其余，即使有人才也不能得以重用。如

果陛下能公鉴明察，大概就不会有人怀才不遇了。”还有一次，王旦与真宗一起评论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政治优劣，王旦说：“奸邪之人，诬陷良善，其言似忠，人主难辨，而外人罕敢极言以取祸，故国忠、林逋得以专陷人。”王旦的话既是对真宗的进谏，也是对自己人才观的很好概括。

严以责己 宽以待人

王旦严以责己，宽以待人，确有宰相度量。这里试举几例。

有一次，真宗作了一首《喜雨》诗，拿给枢密院和中书省的官员看。王旦看后对王钦若说：“皇上的诗中误写了一个字，是不是呈进去改过来？”两面三刀的王钦若说：“一字之误，没大妨碍，不必改了。”背后却把诗中有误字的事告诉了真宗。真宗有些不高兴，对王旦说：“昨天的诗中有误字，为什么不告诉我？”王旦只得说：“我拿到诗稿未来得及细看，没能及时奏明皇上。”并一再向真宗请罪，其他大臣也随着下拜。只有马知节知道实情，他详细告诉了真宗，并感叹说：“王旦没

错，却丝毫不为自己开脱，真有宰相器度。真宗看着王旦，一笑置之。

有一年，宫中发生火灾，真宗惋惜地说：“前两朝积累的财富，朕从不敢妄自花费，一场火几乎烧尽，实在可惜。”王旦说：“整个国家都是陛下的，毁点财物不可怕，可怕的是政令方面赏罚不当。我身居宰相之位，发生了这样的灾害，实为失职，应当免去我的宰相职务。”接着便上表请罪。真宗却下诏书自己承担责任，并准许内外官员上书指出朝政的得失。后来查明火灾是荣王宫一侍婢盗卖金器，恐被发觉，故意纵火所致。纵火者被酷刑处死，失职与知情不报者也当斩首，案件涉及一百多人。王旦对真宗说：“侍婢处死，罪犯已受到应有惩罚。对此事，皇上承担了责任，我们这些大臣也都上书请罪，如再归咎别人，岂不失信于民？”王旦一番话，使一百多人得以幸免。

有个占卜的人上书议论宫中的事情，被处死刑。抄家时，找到了一些朝中官员向占卜者问吉凶的书信，真宗大怒，要交监察御史问罪。王旦说：“占卜吉凶，是人之常情，况且又

没有议论朝廷，不应问罪。”真宗仍怒气不息。王旦便取出自己曾使用过的占卜之书交给真宗，并说：“我年轻时也常做占卜之事，如果占卜者都应治罪的话，请连我一起惩办。”真宗这才消了气，并赦免了受牵连的官员。王旦回到中书省，立即把抄出的书信一火焚之。后来有人又想借此事整人，因无证据，终未得逞。

有一段时间，寇准常在真宗面前说王旦的短处，王旦却不断地称赞寇准。真宗对王旦说：“你常说他好，他却专说你坏。”王旦不在意地说：“这是必然的，我做宰相时间长了，处理政事时一定会有不少失误。寇准在皇上面前不隐瞒自己的看法，正说明他忠诚直率，这也正是我敬重寇准的原因。”后来，王旦执掌的中书省往寇准掌管的枢密院送的文稿中有些失误，寇准告诉了真宗，真宗责备了王旦，有关人员也因此受罚。时隔不久，枢密院送往中书省的文稿中也出现了失误，办事人员高兴地拿给王旦看，想让王旦乘机报复寇准一下。王旦却让手下人送回枢密院改正后再拿来。寇准知道后很惭愧，见了王旦赞叹地说：“老朋友，你怎么有如

此大的度量？”王旦一笑了之。寇准在边关做生日，造假山搭长棚大摆宴席，穿用之物既奢侈又超格，被别人奏知真宗。真宗大怒，对王旦说：“寇准做什么事都想模仿我，这怎么行！”王旦故意漫不经心地回答：“寇准实在是个贤能之臣，就是好办点傻事，也真拿他没办法。”真宗消了气，说：“对，确实是傻。”王旦一句话，使寇准免去了一场大祸。

陈彭年等人曾劝王旦说：“平常议事的时候，有些奏章未经皇上过目你就擅自批复，恐怕别人有议论。”王旦并不解释，只是很谦虚地感谢他们的关心。陈彭年等又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真宗，真宗说：“王旦在我身边多年，我看他没有丝毫私心。自东岳封禅之后，我已明确告诉他遇小事可以自己做主，你们要很好地维护他。”陈彭年等为此特地去向王旦道歉，王旦却说：“我正需要大家的监督和帮助。”对此事一点也不介意。

御史中丞王嗣宗好言人短，常以诬陷为能事。为了诋毁参知政事冯拯，王嗣宗有意与宰相王旦之弟王旭交结，以便乘机进言。王旦察知此事，十分厌恶，反而出面保护冯拯。王嗣

宗心怀愤恨，王旦却泰然处之。

王钦若与陈尧叟、马知节同在枢密府任职时，有一次三人因事发生争吵。真宗把王旦叫来处理，王钦若仍喧闹不休。真宗大怒，欲将三人交御史府治罪。王旦劝解说：“钦若等人受陛下厚恩，竟敢在陛下面前吵闹，应当治罪。请陛下先回宫，明天我来领旨发落。”第二天，真宗问王旦应如何处理。王旦说：“不知应给他们定个什么罪名？”真宗说：“定他个无礼争吵。”王旦说：“陛下为一国之尊，大臣竟犯无礼争吵之罪，传扬出去，有损陛下威望。不如让我把他们叫到中书省，宣示陛下宽容之意，加以训诫。等事过之后，再行罢免。”真宗说：“若不是你解劝，我实在难忍这口气！”一个多月后，王钦若等三人皆被免职。

淳化四年（公元993年），真宗加封王旦为知贡举、虞部员外郎，判吏部流内铨，知考课院。当时王旦的岳父赵昌言任参知政事，为了避嫌，王旦再三向真宗上书，辞去了这些重要职务。两年后，赵昌言出任凤翔（今山西省凤翔县）知府，真宗当天就加封王旦为知制诰，并给予特别赏赐。

王旦的女婿苏耆参加科举考试，殿试时，真宗问王旦：“此人如何？”王旦不置可否，苏耆因此没能选中。后枢密院知事陈尧叟埋怨他说：“你说一句话，苏耆就能入选，为什么闭口不言？”王旦说：“国家以才选士，自有一定标准，我身为宰相，岂能自荐亲属。”王旦的另一个女婿韩亿也曾献文应试，真宗欲召试加官，王旦力辞得免。后韩亿按惯例被派到蜀中任职，王旦劝自己的女儿说：“韩亿入川后，你可回娘家住，不必忧虑。我若求皇帝让韩亿在朝中做官，岂不为天下耻笑？”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王旦确有对己严，对人宽的可贵风格和包容万物的宰相度量。别人误解甚至有意为难自己，他不计较；大臣触怒了皇上，他担着自己被责的风险为别人开脱；亲属在朝执政，他主动辞职避嫌；皇上盛怒之时，他千方百计缓解，以免作出过头的决定。他既忠于君王，又保护臣僚，随机应变，把君臣关系调理得顺顺当当。《宋史·王旦传》中说：“旦任事久，人有谤之者，辄引咎不辩；至人有过失，虽人主盛怒，可辩者辩之，必得而后已。”这是对王旦人格的公正概

括。正因为如此，真宗信任他，依赖他，维护他，臣僚们敬重他，佩服他，服从他。王旦能连续执政这么多年，始终以“贤”闻名，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也有人说王旦“圆滑”，孰不知，在皇权压顶、群臣纷争的封建王朝中，要做到这种“圆滑”，也并非易事。

清廉节俭 至死不渝

王旦为官清廉，生活节俭。他培养的这种家风对王氏后代人有很深的影响。

说王旦清廉，并非说他清廉得一尘不染，可为万世楷模；说他节俭，也并非说他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困苦得象普通百姓。我们只是拿他与封建王朝中其他的上层统治者比较，相对而言。宋王朝统一天下不久，就刮起了一股奢靡腐败之风，一些朝官公然贪污行贿，把搜罗的钱财拿来大肆挥霍。在王旦之前任宰相的吕蒙正，每天必吃鸡舌汤，弄得鸡毛堆成了山。在王旦之后任宰相的丁谓，勾结宦官，贪污挥霍，密令皇宫后苑工匠制作金酒器，“四方赂遗，不可胜纪”。仁宗时的宋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有人看不过，捎信问他：“你还记得上

学时吃咸菜的事吗？”宋祁大笑道：“当年吃咸菜，不就为了今天做官享福吗？”王钦若知贡举时，公然和妻子李氏一起受贿卖官，一个进士就卖银三百五十两。尚书左丞蒲宗孟每天宴饮，要杀猪、羊各十只，燃烛三百。淮南转运使魏兼到南方赈灾，却把灾民赶到庙里关起来，自己则不分昼夜地饮宴取乐，以至当地出现了“绕梁歌妓唱，动地饥民哭”的民谣。这类穷奢极欲的情况，史书中多有记载，不胜枚举。而王旦在朝执政十八年，史书中却没有一点贪赃奢侈的评议，有的只是对王旦廉洁节俭的赞赏。

据史书记载，王旦家中的被服用具务求朴素，不尚华丽。家里人想用绸子把常坐的毡垫包起来，王旦坚决不同意。王旦的弟弟王旭遇见一个卖玉带的，看中了，想买又怕哥哥不同意，便拿给王旦看。王旦看透了王旭的意思，便叫他系在腰间，然后问：“你自己看着怎么样？好看吗？”王旭说：“玉带系在我自己身上，怎么能看得出好不好。”王旦说：“系上这么重的东西，自己看不见，只能让别人看，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于是叫王旭赶快把玉带

送回去。

王旦从不大摆宴席为自己庆寿。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真宗知道了这种情况，在王旦生日那天，特意赐给酒肉米面，并指令有司负责搭棚，开封府负责组织乐队，特许王旦宴会亲友并属下诸官。即使如此，王旦也曾力辞，最后不得已而受之。

王旦不买田地，不多建宅院。他常说：“子孙们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家立业，老一辈人多置田宅没好处，弄不好会使他们为争田宅做出不仁不义的事来。”在当时豪绅大户兼并土地成风，建庄园成风的情况下，王旦的这种让后代自立的思想不能不说是一种独特的远见。真宗见王旦的住房过于简陋，多次要帮他营建。王旦说：“这是前辈的旧居，我不忍心拆掉。”以此为由，多次推辞。门墙坏了，管事的人施工修缮，临时在旁边开个小门出入，王旦骑马回家经过小门，低头俯鞍而过，无一句怨言。

王旦待家人十分和气，从不发怒责人。王旦之兄王懿早丧，王旦对守寡的嫂子很有礼貌，尊重有加。与弟弟王旭的关系也处理得很融洽。王旦生性好干净，但饮食偶然不干净，

他仅是不用，从不因此而训斥别人。家中人故意在肉汤中弄上一点灰，看他怎么办，谁知王旦却只吃饭，不喝汤。问他为什么不喝，他说：

“我这几天不大喜欢吃肉。”后来又故意在饭里弄上一点灰，王旦仍然不发怒，只是说：

“我今天不原意吃饭，可再煮些粥来。”

王旦位高名显，家境殷富，却终生只娶一妻赵氏，不纳妾，不蓄声妓。给子女订婚，从不讲门当户对。史料中虽无王旦子女婚嫁情况的具体记载，我们也很难想象当朝宰相的姻亲会是缺衣少食的贫寒人家，但在门阀观念很重的封建时代，王旦能不在这方面过多计较，也算难能可贵了。

《宋史·王旦传》中说：“旦为相，宾客满堂，无敢以私请。”身为宰相，家中宾客常满，却没人敢请求王旦为自己办私事，这说明亲友和朝中百官深知王旦的为人。除皇上的赏赐外，王旦不收任何人的东西，也不利用职权为任何人谋私利。王旦的子孙，多是经科举之路进入仕途。只是在王旦死后，王旦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和夫人才因王旦之故得到皇上的荣誉封号，儿子因王旦之故各加一官。可

以想见，如果王旦在世，就连这些荣耀他也是要坚持谢绝的。王旦临终时，把好友杨亿请到病床前代写遗表，王旦再三申明：“我虽然做了几年宰相，但不能在临死时为亲友求官，遗表中只是叙述我的生平经历，希望皇上勤政爱民，任用贤良，把国家治理好。”王旦以国家为怀，不谋私利的风格真可以说是至死不渝。

在遗书中，王旦告诫子弟：“我们王家素有清名，你们一定要保守廉洁勤俭的门风，任何时候都不能奢侈腐化。我死后，不要厚葬，棺中不许装金银珠宝。”真宗赐给王旦白金五千两，他坚辞不受，请人代写奏章向真宗申明自己的态度，并亲自在奏章后面加了四句话：

“益惧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殃。”意思是说：金银乃身外之物，多了也没什么用处，我想把这些东西分散给大家，以免因此而招来祸殃。写完之后，派人连同金银一起送到宫中。真宗不同意，强令再抬回来，刚走到门口，王旦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据王氏后代人说，王旦死前安排：吾之丧，纸衣瓦棺即可。

1958年和十年内乱中发掘王旦墓，墓中只

有砖瓦、碑碣，并无陪葬金银的痕迹，可见其子孙果然照王旦的遗愿做了。

王旦的清廉节俭之风，对王氏子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王氏族中相继为官者甚多，大都能以廉洁勤勉之名闻于当时。王旦的弟弟王旭，克己甚严，待人亲善。任缙氏知县时，为官清廉，当时邻县多贪官，故民谣有“永宁三饷，缙氏一镰”之说。后升至殿中丞，真宗见其有才，欲委以重任。当时王旦任宰相，王旭为避嫌，上表坚辞。真宗对王旦说：“以前各朝代，兄弟同居要职者不少，朝廷任人唯贤，岂能因你为宰相就浪费了王旭这个人才？”王旦说：“实在要提拔他，可以封他个虚职。”真宗无奈，只得让王旭任三司判官。王旦为中书舍人时，家贫，曾与弟兄们借别人的高利贷，到期还不起，又不忍失信，便将自己骑的马抵债。后来王氏子弟中有人染上了奢侈的习气，王旦的侄子王质便把当年以马抵债的收据找出来教育他们，他说：“勤俭是我们的家风，你们什么时候也不能忘掉。”

宋代有四个谥号文正公的人，第一个便是真宗时的王旦，其后依次是王曾、范仲淹、司

马光。王旦才华超群，有文集二十卷传世。

品德感人 堪称贤相

《宋史》中的《王旦传》，长约四千字，在诸多传记中，就篇幅而论，当属前列。但传中所述，多系细枝末节，即使涉及一些重要事件，也是闪烁其辞，似有所避讳。《宋史》所述，与欧阳修所撰王旦碑文大同小异。《宋史》中的《王旦传》，可能是元代史官在碑文的基础上稍加增删而成。《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可见关于王旦的片断记载。历代所修《莘县志》中有关王旦的内容，很明显是从上述资料中摘录来的。《宋史》其他有关人的传记中涉及王旦的地方，更是述之不详，这就给今天研究评论王旦造成了一定困难。但不管资料如何欠缺，细阅现有记载，仍可察见王旦其人的全貌。

王旦忠于真宗，处处为真宗拾台，事事为真宗分忧，成了真宗不可须臾或离的膀臂。《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说，王旦“当国岁久，上益倚信，所言无不听。虽他宰相大臣有所议，必曰王某以为何如。事无大小，非旦言不

决”。真宗在位期间，政局基本稳定，王旦的全力辅佐是一个重要原因。王旦是一个以大局为重的忠君爱国者，在处理宋王朝与辽、夏关系方面，他不象寇准那样激烈慷慨地主战，但坚决反对王钦若之辈的逃跑投降主张，明显地倾向寇准一方，关键时刻暗中支持寇准。在与辽、夏的交往中，他做到了有利、有理、有节，既不失国体，又不授人以柄。在用人方面，他忠奸分明，善识人才，有非凡的洞察力。他荐人唯贤，任人唯能，反对通过关系升官，使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得以施展抱负。在处理君臣关系方面，他利用真宗对自己的信任，左右转圜，仗义执言，使一些大臣免遭杀身灭族之祸。更为可贵的是，他识大体，顾大局，严以责己，宽以待人，不以对自己的态度好坏衡量别人，能听逆耳之言，能容一般人难容之事，确有宰相器度，大家风范。在廉洁奉公、勤俭自持方面，他丝毫不为当时日渐败坏的社会风气所动，为官以廉洁为本，治家以勤俭当先。王旦的这些品质，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十分可贵的。对王旦的一生，《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一段较为中允的概括：“旦端重、坚正、明

达，治体接物若甚和易，而风格峻整。当官莅事，庄严不可犯。其为宰相，务遵守法度，重改作，妙于启奏，言简理顺。每与同列论事上前，或枉正相戾，虽未尝廷争，然自守直道，不为曲辩所迁。有识略，善镇定大事。其于用人，不以名誉，必求其实。苟贤且才矣，必久其官而以为宜某职，然后迁。士虽拂于己者，亦不以私废。”研究王旦，对这段定论应细加品味。

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王旦也有明显的弱点。在孔孟儒学的束缚和当时以守成为上的社会风气影响下，王旦的思想总的看来比较守旧。“务行故事，慎所变改”是他恪守的宗旨。这一观念与真宗的思想正好合拍，这也是王旦与真宗能长期共事的前提。思想上的守旧，导致了王旦处理政事上的谨小慎微。王旦执政多年，政绩不显，主要原因也在于此。在待人接物方面，王旦的言行不乏明哲保身的成分。既然明哲保身，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便难免放弃原则，随波逐流。王旦在封禅问题上的表现便是突出的例证。对这些问题，王旦临终前有过反思。参知政事王曾，为人正直、不畏权

势，他曾在真宗面前严词指责王钦若，因而被免官。王旦病重时，王曾前去看望，王旦推辞不见。事后王旦对家人说：“王曾是个有节操的人。他敢于在皇上面前直陈大臣的过失，不怕皇上怪罪，不怕别人报复，忠正可佳。王曾初入仕途已敢于如此直陈己见，我任政近二十年，每遇与皇上意见不同，就畏惧不敢坚持。两相比较，我比王曾差远了。”对未曾阻止封禅之事，王旦至死抱憾不已。病重期间，他嘱咐家人，入棺时，要剃掉头发，以黑布覆盖，以表忏悔之意。家人虽未遵其嘱，但由此已可见其凄惶不安之心。

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王旦优点突出，缺点也很明显，但相比之下，优点明显地是主流。如果放在封建王朝统治阶层中去衡量，王旦仍不失为“一代贤相”。他思想品质中的一些积极方面，至今仍有效法的价值。

读《宋史·王旦传》时偶成一诗，特录于此，以结束本文。

相宋柄用十八年，
内政外交赖转圜。
包容万物真大度，

克己一生实清廉；
誉满当朝君倚重，
名垂后世人称贤。
莫道美玉应无瑕，
王公至死悔封禅。

王旦年谱

王合祥

后周世宗显德四年（公元957年）

王旦出生。时赵匡胤因随世宗征战功著，官累殿都点检，统领精锐禁军，其权势已炙手可热。

世宗显德五年（公元958年） 2岁

杨延昭生于山西太原。

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 3岁

世宗卒，七岁幼子宗训继位，是为恭帝，仍以显德为年号。时赵匡胤又兼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市南）归德军节度使。其权位显赫，已非同凡响。恭帝名为天子，实为傀儡。

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 4岁

赵匡胤在其弟赵匡义和归德军掌书记赵普等人的簇拥下，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后周皇位，建立宋朝。是为太祖，改元建隆。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 5岁

太祖总结中唐以来君弱臣强的历史教训，罢免了慕容延钊、韩令坤等人统领禁军的兵权，集全权于皇帝一身。

寇准生于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

建隆三年（公元962年） 6岁

太祖出兵荆湖。

王旦开始幼读。

王钦若生于临江郡新喻（今江西新余）。

建隆四年（公元963年） 7岁

宋出兵后蜀，占夔州。

开宝四年（公元971年） 15岁
太祖平南唐。

开宝六年（公元973年） 17岁
李仙领导农民起义，后被镇压。

开宝九年（公元976年） 20岁
太祖赵匡胤卒，年57岁。其弟赵匡义继位，是为太宗，改元太平兴国。
王祐卒。

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 22岁
吴越王钱俶降宋。至此，宋朝完全统一南方各地。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 23岁

太宗率兵攻北汉并击败辽之援兵。北汉坚守，辽复来援，久攻不下，宋兵回师。

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至端拱二年（公元989年）24至33岁。

中进士，任大理评事、平江（今属湖南）知县。

先后监潭州银场，为著作佐郎，参预《文苑英华·诗类》的编写。又升为殿中丞，通判郑州，后改为濠州通判。其间转运使赵昌言以女妻旦。

淳化元年（公元990年） 34岁

任转运使，旦不受，改在弘文馆当值。

淳化二年（公元991年） 35岁

王旦任右正言、知制诰。

寇准任枢密院副使。

淳化三年（公元992年） 36岁

知贡举，加虞部员外郎，判吏部流内铨，知考课院。因岳父赵昌言在朝，避嫌辞职。太宗嘉旦识体，改礼部郎中、集贤殿修撰。

淳化四年（公元993年） 37岁

旦之岳父赵昌言为给事中，参知政事。

吕蒙正任宰相。

王小波起义。

淳化五年（公元994年） 38岁

任知制诰，兼集贤殿修撰，判院事，令冠西阁。

至道元年（公元995年） 39岁

知理检院。

吕蒙正由吏部尚书、平章事罢为右仆射。

至道二年（公元996年） 40岁

进兵部郎中。

吕蒙正为左仆射。

至道三年（公元997年） 41岁

太宗卒，子赵恒继位，是为真宗。

旦拜中书舍人、翰林院学士兼知审官院，
通进银台封驳司。真宗称赞旦为“致太平者”。

咸平元年（公元998年） 42岁

吕端为太子太保。

咸平二年（公元999年） 43岁

包拯生于合肥。

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 44岁
知贡举，拜给事中，同知枢密院。
吕端卒。

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 45岁
任工部侍郎、参知政事。

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 46岁
旦之岳父赵昌言责受安远军司马。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 48岁
随驾幸澶州，后回京代元份行使留守之
职。

参知政事王钦若判天雄军府兼都部署。

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 49岁

宋与契丹议和。

旦加尚书左丞。

王钦若擢资政殿大学士。

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 50岁

寇准罢相，任刑部尚书。

旦拜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集贤殿大学士，又任明德皇后园陵使。以王旦之弟王旭同为吏部南曹，旦以避嫌恳辞。

任中正代张詠知益州。

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 51岁

旦为大行皇后园陵使。

旦子王素生。

文学家欧阳修生于庐陵（今江西吉安），诏修太祖太宗正史，宰相王旦监修国史。

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 52岁

真宗在王钦若撺掇下决心封禅泰山，赠珍珠封旦之口。正月、六月两次演出“天书”闹剧，王旦率官吏、百姓二万人请求封禅。十月，封禅事行，拜旦为天书仪仗使、封禅大礼使。旦受命撰《封祀坛颂》。

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 53岁

王嗣宗排挤冯拯而结好旦之弟旭，旦疾其丑行，力庇冯拯。

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 54岁

加兵部尚书，知枢密院。为祀汾阴大礼使。

加王钦若户部尚书、礼仪使。

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 55岁

加王钦若吏部尚书。

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 56岁

撰成《祀汾阴颂》等三颂，改昭文馆大学士。上意再迁其官，王旦固辞。后为恭谢太庙大礼使、玉清昭应宫使、玉清奉圣象大礼使。

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 58岁

加王旦司空修宫使，景灵宫朝修使，天书刻玉使。

罢王钦若枢密使。

寇准为枢密使。

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 59岁

甲戌，王旦生日，真宗赐宴。

刻天书于宝符阁。

荣王宫大火，旦在上前力争，使数百人免死。

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 60岁

上两朝国史120卷，加旦守司徒。

为恭上宝册南郊恭谢大礼使。

飞蝗过京城，有人袖死蝗以进，请贺于朝，王旦力谏乃止。

旦以疾求罢，诏不许。

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 61岁

为兖州太极观奉上册宝使，加太保。真宗应王旦恳求，免其宰相职，仅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官使，享受宰相俸禄之一半。九月初十卒。真宗废朝三日，赠太师、尚书令、魏国公，谥文正。遗文集二十卷。

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 旦死后5年

仁宗下诏，许王旦配享真宗庙庭。命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撰碑文。仁宗亲笔篆“全德元老之碑”碑额。

三槐王氏 贤人辈出

——活跃在宋朝政治舞台上的三槐

王氏其他知名者生平简介

杨巨源 刘广恩

三槐王氏，世代多为官者。尤其在宋代，几乎辈辈有人涉足官场，而且为官清正，不同程度地享有贤名。王旦之前世后代，为官者达数十人。他们虽不及王旦官高位显，但也各有建树，闻名一时。仅在《宋史》中有传的就有王祐、王旭、王素、王质、王巩、王靖、王古、王震、王伦、王楠十人。加上王旦，共有十一人入史。王旦的事迹，前面已有较详记述。现将其余十人的简历以次予以介绍，以供研究者参考。

王 祐

王祐（公元912——976），字景

叔，王旦之父。他自幼酷爱词学，性格豪爽，才气超群。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王祐给宰相桑维翰写了一封书信，此信写得句顺意畅，文辞华美，桑维翰大加称赞，王祐也因此名闻京城。后来邺都（今河北省大名县）留守杜重威任命他为观察支使，这是个专管考察官吏政绩的官职。当时王祐仅二十六岁。

公元947年，刘知远灭后晋建后汉，是为高祖。高祖招降杜重威，任命其为睢阳（今河南省商丘）节度使。杜重威不服后汉统治，意欲谋反，王祐多次劝导不听，杜重威终因叛逆被杀，王祐也受其牵连被贬为沁州（今山西省沁县）司户参军。他郁郁不得志，常在写给亲友的信中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情感，言词生动、洒脱，深受时人赞赏。

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驿黄袍加身，夺皇权建宋朝，王祐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后历任魏县（今河北省魏县）知县、光州（今河南省潢川县）知州、殿中侍御史。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四月，原后周将领李筠在潞州（今山西省长治）起兵反宋，

太祖领兵征讨。大路人马渡过黄河后，各州送来的粮草汇集在上党（今山西省壶关）城中，车辆雍塞，人马难行。太祖要将转运使治罪，宰相赵普说：“大军刚到，就惩办转运使，敌人一定会认为我们粮草不足，很可能乘机妄动，这对我们不利。不如派个有本事的人去潞州，以加强管理。”太祖遂任命王祐为潞州知州。王祐去后，粮草供应充足，道路亦畅通无阻。直到太祖班师回朝，王祐才被召回。

乾德三年（公元962年），王祐任知制诰，三年后被加封为集贤院修撰，又转任户部员外郎。

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大名知府符彦卿政绩不显，处事有误，外界传闻很多。太祖知道后，决定让王祐接任大名知府，顺便调查符彦卿为官情况。临行时，太祖对王祐说：“大名府是你的故乡，这次让你去任知府，也算是衣锦还乡吧。”王祐到大名后，查明是符彦卿的一个家僮仗势横行，以致激起民愤，便就地予以处置。回京后，王祐向太祖说明情况，并一再说符彦卿无罪，不应免官。太祖说：“你敢保彦卿没有不法行为吗？”王祐

说：“我愿以全家一百多人的性命担保。”并进而劝诫太祖：“五代的君主，大多好犯猜疑，妄杀无辜，所以不能久掌大权。希望陛下以此为戒。”符彦卿因此免受罢官的处分，朝里朝外的官员都说王祐仗义执言，品德可佳。

开宝六年（公元973年），王祐掌知制诰，卢多逊为翰林院学士。卢多逊想搞垮宰相赵普，多次拉拢王祐，王祐不但不从，还引用前代人互相攻击以致两败俱伤的故事劝说他，卢多逊很不高兴。后赵普倒而复起，卢多逊被抄家发配，正如王祐所预言。

后来，太祖起兵征伐南方，王祐被任命为襄州（今湖北省襄樊市）知州。湖南、湖北平定后，王祐被任命为潭州（今湖南长沙）知州。不久又被召回朝中，执掌吏部铨，负责选拔任用官吏。当时侯陟也在吏部铨任职，侯陟所拟文稿不合格，有的被驳回，有的被修改，侯陟因此对王祐不满。侯陟与参知政事卢多逊关系很好，便多次到卢多逊处诉说王祐的不是。卢多逊本来就因王祐不巴结自己心怀怨恨，便借此机会把王祐贬为镇国军行军司马。王祐品德端正，文才出众，众人都说他可能当宰相。至

此因正直遭贬，升迁无望，心中常郁郁不欢。

公元976年，太宗赵光义即位，改任王祐为河中（今山西省永济县蒲州镇）知府。后被召回朝中，任左司员外郎、中书舍人、史馆修撰。不久，又受命任开封知府，王祐以身体有病为由，请求改任别职。太宗很欣赏王祐的文章，特封他为兵部侍郎。任职后一个多月，因病去世，时年六十四岁。

王祐有三子：王懿、王旦、王旭。王懿早丧。

王 旭

王旭，字仲明，王旦之弟，排行第三，生卒年月不详。据推算，大约死于天禧年间（公元1017—1020年），时年六十八岁。

王旭克己甚严，待人宽厚，颇重友谊。后来因先辈的官爵被封为太祝，这是个专管祭祀祈祷的小官。王旭曾任缙氏（今河南省偃师县缙氏镇）知县，当时邻县多贪官污吏，只有王旭为官清廉，所以民间有“永宁三饕，缙氏一镰”的说法。王旭还任过雍丘知县。

真宗赵恒任开封府尹时，就常听说王旭贤良有才，印象很好。即位后，便连连提拔王旭，直至殿中丞。其兄王旦任宰相后，王旭为避嫌，不再任职。不少人一再推荐王旭才能超群，可任大事，真宗便对王旦说：“以前各代兄弟同任要职者屡见不鲜，朝廷任人唯贤，岂能因为你耽误了王旭的前程？”下令授予王旭开封府推官之职，王旦坚辞不允。真宗无奈，只得让王旭任南曹通判，这实际上是个无权的虚职。后来入国子监，又出任颍州（今安徽省阜阳）知州。在任期间，王旭精心为政，使这个偏僻之地的治理情况有了明显改变。

王旦死后，王旭历任朝中朝外要职，政绩显著，由兵部郎中出任应天（今河南商丘）知府，病逝于任上。

王旭有一子王质。

王 素

王素，字仲仪，王旦三子，生卒年月不详。据推算，大约死于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卒年六十七岁。

王素是赐进士出身，做过屯田员外郎。后来由于御史中丞孔道辅推荐做了侍御史。孔道辅因事被贬官，王素随之出任鄂州（今湖北武昌）知州。后来仁宗赵祯考虑到王素为人正直，又召回京任命为谏院知事。王素年壮气盛，遇事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有一次，他对仁宗说：

“当今朝廷内外无名的花费，数倍于以前，请分清轻重缓急，适当加以控制。”后来皇子出生，仁宗很高兴，要给百官晋级，给军队加赏，以示庆贺。王素说：“目前西夏虎视眈眈，契丹求索不已，下面的费用也一天比一天紧，应该把爵位留下赏赐有战功者，把金银财物存起来充作军费。”仁宗采纳了他的意见。

有一年，京城一带大旱，王素请仁宗到郊外祈祷求雨。仁宗说：“太史说两天后要下雨，我明天去祈祷。”王素说：“我虽然不是太史，但我知道两天后一定不会下雨。”仁宗问为什么，王素说：“陛下知道将下雨还去祈祷，这是明显的对上天不诚心，所以我知道不会下雨。”仁宗说：“既然如此，那明天就到醴泉观去祈祷。”王素说：“醴泉观很近，与外朝差不多，为什么怕热不到郊外去呢？”仁

宗怕上天怪罪，只得下决心到西太一宫去。王素是谏官，本不应随从，仁宗破例让其一同前往。那天烈日当空，炽热难耐。仁宗祈祷回来，舆驾尚未进城，就雷电交加，下起了倾盆大雨。雷雨与祈祷也许是巧合，但王素敢于进谏的精神由此可见。

有一次，王德用给仁宗进献了两个女子，王素有看法，便直陈己见，认为仁宗不该接受。仁宗说：“我是真宗皇帝的儿子，你是王旦的儿子，我们有老关系，你说了我也不怪罪你。王德用确实送来了两个女子，但已在我身边侍候我了，怎么办呢？”王素说：“我所担心的是正在你身边啊！”仁宗领会了王素的用意，立即把两个女子送出宫去，并赏赐王素，提拔王素为天章阁待制、淮南（今江苏扬州一带）都转运按察使。当时按察使一职刚设立不久，任此职的人多以加重刑罚来表示自己严明，王素却与众不同，他对下属不求全责备，对真正贪赃枉法者，却一定要查明落实，严加惩处，因此下属对他既爱又怕。后改任渭州（今甘肃平凉一带）知州，不久因被弹劾降到华州（今山西华州一带）任职，又迁到汝州

(今河南临汝)。后来仁宗发现其事有冤，让其官复原职，随之升为龙图阁直学士。

有一年，原州(今甘肃镇原一带)知州蒋偕奉命建城堡御敌，尚未完工，敌人趁机进袭，因此未能建成。蒋偕很害怕，主动进京请罪。王素说：“如果将蒋偕治罪正中敌人之计。”于是责成蒋偕一定要全力把城堡修好，将功补过。总管狄青说：“不能让蒋偕去，他去了还得败。”王素说：“蒋偕败了你去，你再败了，我亲自出马。”狄青不敢再争。蒋偕去后，果然很好地完成了筑城任务。

不久，王素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任开封知府。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秋天，天降大雨，蔡河决口，水漫进开封城。仁宗下令堵住朱雀门以保皇城。王素说：“此法不妥，现在军队和百姓的住房成片倒塌，人人焦虑，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去堵皇城门？”他果断地下令停止堵门，结果洪水也没有造成更大的灾害。

后来，王素先后任过定州(今河北定县)和成都府的长官。王素去前，成都一带每年都要征收大量酒坊钱供官府享用，王素到任后，

大量裁减。王素入蜀前，成都铁钱遍市，仍铸造不止，以至钱币贬值，商业萧条。王素去后，下令十年内不准铸钱币，以调整物价。王素处理政事，务求合乎老百姓心愿，蜀中人把他办的这些事一条一条地记下来，起名叫《王公异断》。成都任满后，又任开封知府。王素有理政才能，政绩也很显著，但因为他是王旦的三公子，从小就有点名气，出入朝廷久了，渐渐养成了懒散的习惯，厌政日甚，事多放任自流，辖区内盗贼不断出现，御史追究其责任，并改任其为许州（今河南许昌）知州。

治平初年（公元1064年），西夏入侵，英宗封王素为端明殿学士，任渭州知州。消息传出，当地老百姓都欢喜庆贺。王素一到，西夏兵即退去。王素加固城池，蓄积了可用十年的粮食，又招募弓箭手，亲自督导演习阵法，使边境日趋平安。当地住室多为窑洞，敌寇纵火焚烧，室内人无处逃避，常被烧死，王素便帮他们改造房屋，以防意外。为了增加抗敌力量，当地民众都按军队编制，由巡检官统领，任何人不许随便行动。王素认为这是把军队和民兵混为一谈。他决定：让临时招募来的

人各归其家，平时搞生产，有了情况再集合，民兵都很高兴，士气很高，战斗力也大大增强。有一次，王素正举行宴会，忽然有传言说敌寇来了，民众争相拥入城中。将官们说：

“如果有奸细混入城中作内应就麻烦了，不能让老百姓进城。”王素说：“如果把老百姓挡住，民心必然动摇不安。我在这里，料想敌寇不敢轻易来犯，一定是有人造谣惑众。”于是传令：“谁再说敌寇来了立即斩首。”时隔不久，探马从西方来，才知道果系谣传。诸将都很佩服王素判断准确。

渭州任满后，王素又先后任澶州（今河南濮阳）、青州（今山东青州）知州。熙宁初年（1068年）被召回，改任太原知府。这一年，汾河水大涨，王素说：“如果平晋（今山西临汾一带）堤防被毁，州城就难保了。”立即派人派船筑堤防水。大水来到时，因早有防备，没造成大的损失。后来，王素官至兵部尚书，辞官回乡仍保有名誉职务。死后谥号“懿敏”，有聪明、勤奋、贤德之意。

王素有一子王巩。

王 质

王质，字子野，王旭之子，王旦之侄。生卒年月不详。王质自幼忠厚谨慎，学习刻苦，曾拜其伯父王旦的好友杨亿为师，杨亿常称赞他聪明过人。王旦看了他的文章，也深为赞赏。王质起初因祖辈的官爵被封为太常寺奉礼郎，后经皇帝面试，赐进士及第，聘为馆阁校勘，又改为集贤校理，几经变化，升为尚书祠部员外郎。

王质为苏州通判时，有一次因事与太守黄宗旦发生争论，黄宗旦看王质年轻，轻蔑地说：“小孩子敢与老年人争理吗？”王质说：“该争论就要争论，这是我的职责。”始终不让步。还有一次，黄宗旦抓住了一百多名偷钱的人，准备重判其罪。他对王质说：“这是我要了个手腕抓到的。”言下十分得意。王质说：“要手腕置人于死地还沾沾自喜，难道仁义之人执政应该这样吗？”宗旦有些惭愧，便决定从轻发落。此后，王质当过刑部、吏部南

曹通判，又任蔡州（今河南汝南）知州。蔡州有个吴元济庙，当地人每逢过年都要前去祭祀。吴元济是唐朝人，曾割据蔡州，因争爵位不遂，纵兵焚掠舞阳、叶县，后被抓获处死。王质对他们说：“吴元济是个反叛朝廷、残害百姓的罪人，哪配享受祭祀。”于是命人把吴元济象毁掉，另立狄人杰（唐代名臣）、李愬（唐代名将，曾率兵击败吴元济）塑象让百姓祭祀。

王质任开封府推官时，其伯父王旦的长子王雍正任三司判官。王质认为兄弟在一个衙门为官难避嫌疑，恳求辞职，于是被任命为寿州（今安徽凤台）知州，后又转至庐州（今安徽合肥）。有个强盗杀其同伙，携赃潜逃，被抓获。王质说应处死，有的人不同意，认为强盗杀强盗，按律应从轻处置。王质说：“强盗杀同伙，如果自首，应从宽处置，目的是为了瓦解他们的帮伙，并给杀人者以自新的机会，这是法律的本义。现在杀人劫财被捕，却要减刑，难道也是法律的本义吗？”案卷报上去了，不但没得到批复，王质反被降为舒州（今安徽庐江）灵仙观监理。王质无事可干，便研

究古今铸形摄生之术，撰写了长达百卷的《宝元总录》。一年后，韩琦掌管审刑案，修改了法律中的有关规定，其他人也都说王质无罪，而且有真才实学，应予起用。于是王质被任命为泰州（今江苏泰州）知州，后以次改任度支郎中、荆湖北路转运使。

在荆湖北路任职期间，王质曾兼理江陵府（今湖北江陵）事务。有个结婚的，因男家无钱办理，违了婚约，两家发生了纠纷，王质问清所需数目，拿出自己的钱帮他们办了婚事。有个老百姓偷人衣服被抓住，偷衣人叩头求饶说：“我一辈子没办过坏事，是贫困把我逼到了这一步。”王质不但不处置他，还给他衣服叫他回家好好过日子。

王质出身富家，家中有的弟兄沾染了奢侈浪费的坏习惯，王质却乐善好施，终生俭朴。其伯父王旦为中书舍人时，家贫，曾向别人借高利贷，到期还不起，便以自己所骑之马抵债。后来王质偶然找到了当年抵债的收据，便拿给年轻人看，并对他们说：“勤俭是我们的家风，你们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范仲淹被贬到饶州（今江西波阳），朝廷正查治其同

党，好多人都避之唯恐不及，王质却带着酒去给其饯行。有人不理解，王质说：“范公是个贤良君子，能做他的同党是很幸运的。”

后来王质又做过天章阁待制、陕州（今陕西陕县）知州，卒于任上。王质有八子皆为官：长子王居厚为大理评事，次子王承裕为尚书兼屯田员外郎，三子王宣礼为赞善大夫，四子王崇让为著作郎，五子王明远、六子王祗德皆为大理评事，七子王几道、八子王传正皆为太常寺太祝。

王质能文善诗，《宋史·艺文志》中有《王质诗总闻》二十卷，卷首自序说：“研精覃思，于此凡三十年。其书有闻音，谓音韵；闻训，谓字义；闻章，谓分段；闻句，谓句读；闻字，谓字划；闻物，谓鸟兽草木；闻用，谓凡器物；闻迹，谓凡在外山川、土壤、州县、乡落之类；闻事，谓凡事类；闻人，谓凡人姓号。凡十闻，每篇为总闻，又有闻风、闻雅、闻颂等。其说多出新意，不循旧序。”

王 巩

王巩，字定国，自号清虚先生，王素之子，王旦之孙，生卒年月不详。

王巩素有才气，尤其擅长作诗，与北宋文学家苏轼交谊甚好。苏轼在徐州为官，王巩前往拜访，两人一起游泗水，登鼍山，吹笛饮酒，不舍昼夜。苏轼在黄楼上与王巩一起饮宴，对王巩说：“自从李白死后，世间已三百年没有诗酒之乐了。”后来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以作诗诽谤朝廷罪贬谪杭州，王巩怕受牵连，跑到宾州（今广西宾南）躲避。数年后回来，仍纵情诗酒，豪气不减。后来做过宗正丞，但因清高傲世，常受别人议论，故官位一直没能升上去。其著作有《甲申杂记》、《闻见近录》、《随手杂录》等。

王 靖

王靖，字詹叔，王素之侄，王旦之孙，生卒年月不详，可能死于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前后。

王靖幼年丧父，发奋自学，好议论天下大事，陈说利弊。因祖辈官爵先后任过阆州（今四川北部）通判、滁州（今安徽滁县）知州，主管过北京（今河北大名）御史台。

契丹多次派使者来宋，态度蛮横。王靖上书说：“他们是想侵占我们的疆土，索要金银财物，欲壑难填，不可听之任之，必须让他们受点挫折。”王靖还曾经建议在科举考试中加入经典内容，让考生陈述治国之策，改变以诗赋取士的旧制。

王靖曾任利州路（今陕西汉中）转运判官、陕西刑狱提点。当时利州一带的乡民在州县服役，干得好的留住不放，干得不好的提前打发回家，一切由主管官吏决定。王靖到任后，规定了一定的服役时间，按时轮换，从此

相沿成制。后到长子县（今山西东南部）任职。有一伙盗贼杀人，官府抓获了十几个，查无实据，准备开释。王靖细阅案卷，果断地说：“这是强盗无疑，但必须查清问明。”后经反复审讯，盗贼果然供认不讳。

王靖为开封府推官时，曹县、濮州一带盗贼为害，当地官吏久侦不破。王靖受命督捕，有十分之八九被擒，但由于一些大户庇护，仍有一些罪犯逍遥法外。王靖奏明朝廷，连庇护者一起治罪。后来庇护者与犯法者同罪便成为一条定规。

王靖曾任过广南（今广州）转运使。熙宁初年（公元1068年），广南人讹传交趾（今越南北部）人将要入侵。消息传至京城，朝内朝外都很惊慌。神宗说：“王靖在那里，完全可以放心。”随即封王靖为太常少卿、昭文馆当值，兼广州知州。两年后，被召回朝中，任度支副使。不久卒于任上。

王 古

王古，字敏中，王靖长子，王旦曾孙，生卒年月不详，可能死于徽宗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前后。

王古进士及第，熙宁年间（公元1072年前后），受命到淮、浙一带赈济灾民，将贪赃枉法的张若济下狱治罪，转运使王廷老、张靓也因失职被罢免。因其尽职尽责，官职连连提升。王安礼想起用王古为太常丞，神宗说王古好发表不同见解，不可重用，因此只封为博士。在对仁宗、英宗等加谥号时，四位皇后论礼应附祭，开始大家认为可以不行册封之礼，王古说：

“虽然是附祭，但只有加以册封，才能显示附祭的意义。现在既然要附祭，那么册封的礼节势在必行。”神宗终于采纳了王古的意见。

后来，王古历任湖南转运判官、淮东刑狱提点、工部员外郎、吏部员外郎、右司员外郎、太府少卿。王古曾奉命出使契丹，所过之处，一切费用应向当地百姓索取，王古改变旧制，

请求用公费支出，大大减轻了民众的负担。

绍圣初年（公元1095年），王古升为户部侍郎。在制定役法时，与尚书蔡京意见不一致。蔡京对哲宗说：“我想用元丰年间的旧制，而王古却主张用司马光的办法。”王古因此被调至兵部，不久又以集贤殿修撰的身份任江淮发运使，后来升为宝文阁待制、广州知州。有人指责王古谎报灾情，随便动用库存救灾，因此被改任为袁州（今江西萍乡）知州。

徽宗即位后，王古被任为户部侍郎，后升为户部尚书，与御史中丞赵挺之一起负责豁免旧欠之事，赵挺之诬蔑王古“豁免太多，想使国库空虚，此人不可重用”，王古因此被改任刑部尚书。但诽谤之词仍有增无减，王古又以宝文阁直学士的身份任成都知府。后来又被诬为结党营私，改任衡州（今湖南衡阳）别驾，继而安置在温州，又入朝为散郎，不久病死。

王 震

王震，字子发，王靖三子，王旦曾孙，生卒年月不详。

王震在其父王靖任职期间经考察品学兼优，赐进士及第。他将全国各路科举情况总结上奏，颇受神宗青睐。后来致力于刑律学习，被任命为检正。又参与了刑律条例起草，被加任为馆阁校勘。

元丰年间（公元1081年前后），王震和吴雍一起跟随大臣进宫执笔记录皇上的话，被皇上当面授予尚书右侍员外郎之职，并责成其制定官制任免细则，满朝官员都很羡慕他。后来，王震又兼修《市易敕》，即贸易法。皇帝对他说：“朝廷制定法令，均以前代规定为准，只是因为没有人好好地执行，所以效果不佳。况且把钱借给老百姓，有还不起的，就抄家抵债，这种做法很不好。以前的借贷，你可以叫人算清，一概予以豁免。”王震谨遵圣命，坚决执行。

后来，王震做过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元祐初年（公元1087年），升为给事中，因被御史王岩叟弹劾，遂以龙图阁待制的身份任蔡州（今河南汝南）知州，其后又多有变迁。绍圣初年（公元1095年），回朝任给事中、吏部尚书、龙图阁直学士、开封知府。

王震与章惇都是吕惠卿推荐为官的，但两人关系一直不好。王震任开封知府时，曾上书说社会安定，犯人极少，监狱空虚。哲宗认为此情不实，王震怀疑是章惇说了自己的坏话。正赶上盖昌渐因诉讼之事贿赂了章惇的家人，王震将盖昌渐逮捕审问，掌握了一些凭据。章惇很害怕，便到大理寺告王震谎报狱情，王震因此被贬为枢密都承旨，又以断案草率，攻击大臣罪被剥夺原职，改任岳州（今湖南岳阳）知州，后卒于任上。

王 伦

王伦，字正道，生于北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死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正月，系王旦族弟王勖之玄孙。王伦自幼家贫，做事不拘小节，好行侠仗义，活动于开封、洛阳一带，多次触犯法律，均幸免于治罪。

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月，金兵大举南侵，十二月，金兵逼近京都，

徽宗在慌乱中退位，太子赵桓登极，是为钦宗。次年十一月，金兵攻城，钦宗退至宣德门，城中百姓慌乱无状，喧闹不已，王伦趁机面见钦宗，自言能维持城中秩序，钦宗遂解下自己佩的夏国宝剑赐给王伦。王伦说：“我没有官职，名不正言不顺，怎么能管理百姓？”接着又夸耀了一番自己的才干。钦宗无奈，便在一张纸片上写道：“王伦可任兵部侍郎。”王伦得了钦宗手谕，聚集一伙胆大好事之徒，软硬兼施，城中秩序才渐趋稳定。当时的宰相认为王伦是无名之辈，功劳不显，不宜提任要职，故仅补了个修职郎，不予重用。

钦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三月，徽、钦二帝被金兵掳去。五月，赵构在南京（商丘）称帝，改元建炎，史称南宋。高宗赵构即位后，立即挑选能言善辩的人出使金国，探视徽、钦二帝。王伦被任命为朝奉郎，以刑部侍郎的身份出使金国，被金扣留。后来，有个叫陈宗的商人秘密告诉王伦说徽、钦二帝被囚禁在黄龙府，王伦便用金钱买通陈忠，让其到黄龙府，把高宗即位的消息告诉徽、钦二帝。后来，金大将完颜宗翰派乌陵思谋去见王伦，在

谈到攻打辽国之事时，王伦说：“宋金两国曾有过联合攻辽的盟约，讲定万世不变。金国攻打云中（今山西大同）时，宋朝也真的出兵相助。金国大臣曾主张兴兵伐宋，金先主顾及两国盟好，没有同意。后来竟真的举兵南侵，这难道是金先主的本意吗？况且地域自古有南北之分，当今宋朝之主勤政爱民，深明大义，必定会致力于恢复古制，金主应从长远考虑，把徽、钦二帝和后妃放回，归还宋朝的疆土，使南北的百姓都不再受战争之苦，这也可以安慰金先主的在天之灵。请你回去帮助说明这个意思。”乌陵思谋沉思良久，说：“你讲的有理，我回去后一定原话回禀。”不一会，完颜宗翰自来见王伦，说：“以前的宋朝来使，当问及宋朝本意时，多无言可对。刚才思谋传你的话说想议和，我看这决非宋朝本意，只不过是你自己的说法罢了。”王伦说：“既为使者，就能代表朝廷，不然就不必来了。人定能胜天，天定也能胜人，请元帅仔细考虑。”完颜宗翰默然无语。其后宇文虚中、魏行可、洪皓、崔纵、张邵五人相继出使金国，都被扣留。

宋高宗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完

颜宗翰忽然主动找王伦议和，并放他回国。此时宋高宗一路南逃，在海上漂泊了几个月后回到临安（今杭州），正在作建都打算。这年秋天，王伦回到临安，详细汇报了金国情况。高宗嘉奖他，任命为右文殿修撰，主管万寿观，并将其两个弟弟一个侄子提拔做官。当时，原济南知府刘豫降金，金立刘豫为“大齐皇帝”，统治着中原和陕西地区。高宗正筹备征讨刘豫，与金国的和议遂搁置下来。第二年，金国派使者李永寿、王诩来宋，二人自恃金国强大，骄态可掬。高宗派王伦陪伴，王伦与二人论起旧情，其骄气才稍有收敛。事后有人建议让王伦参议军事，王伦坚辞不受。

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春，徽宗和宁德后死于金国，高宗派王伦以徽猷阁待制、直学士的身份任迎奉梓宫使，赴金国请求接回徽宗等人的灵柩。临行时，高宗让王伦对金国说：“河南之地，金国既然不要，与其给刘豫，不如还给宋朝。”王伦途经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刘豫怀疑其中另有阴谋，向王伦要国书，王伦说：“国书须面交金主。我此行只为请求迎还徽宗灵柩，没有别的任务。”刘豫

仍索要不止，正好金国派人来迎，王伦便顺利渡河到达涿州（今河北涿县），见了金大将完颜昌。王伦向完颜昌讲了刘豫逼要国书的情况，并说：“刘豫连宋朝都忍心背叛，以后也难免要背叛金国。”

这年冬天，金主废除了刘豫的“大齐皇帝”称号。王伦离金回国，金国左副元帅完颜昌对王伦说：“回去对赵构说，刘豫已废，从今后道路上没有了障碍，可以随时派人来议和。”王伦回到临安，对高宗说金国答应送还徽宗灵柩和太后，并同意把河南之地归还宋朝，又说废除刘豫是因为自己从中施了离间之计。高宗大喜，给予了特别赏赐。不久，金国派乌陵思谋、石庆来临安，王伦负责接待。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秋，王伦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再次出使金国，金主设宴招待，并派萧哲、张通古为江南诏谕使，与王伦一起返回临安。

当时临安小朝廷中和战两派斗争十分激烈，再加上金国使臣态度十分傲慢，朝中臣僚多认为是王伦造成的。秦桧等责备王伦说：“你是大宋使臣，凡事应随机应变，哪里能

与金国使臣同来然后再商量呢？”王伦说：

“我万死一生，多次出入虎口，不料却落得众人埋怨。”秦桧说：“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是激你一下，让你下决心把这件事办妥。”于是王伦又与金国使臣商谈，终于将和议之事定了下来。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春，赐王伦同进士出身、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充任迎榷官、奉还两官、交割地界使，并准许王伦在收回河南地之后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王伦到东京，顺利地与金右副元帅兀朮交割了地界。兀朮回到金国，对金主说：“河南之地是完颜昌等人同意归还宋朝的，他们一定与宋朝有勾结。现在宋朝使者已到汴京，千万不能让其过境。”王伦听到消息，立即派人向朝廷报告，让朝廷早作准备。然后自己从汴京起身赴金国议事。兀朮派人在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将王伦扣留，并杀了完颜昌等人。

一直到十月，金主才召见王伦。王伦讲了宋朝的要求，金主不置可否，反问道：“你知道完颜昌犯了什么罪吗？”王伦说：“不知道。”金主说：“宋朝既不认罪又不交纳岁

责，反来要河南地，你是只知有元帅，不知有国主。”王伦说：“金主派使者带国书来宋，亲自许诺要归还梓官、太后及河南之地，天下人都知道金主要与宋议和，岂可言而无信。”金主说：“十二年前你被扣留，本不打算放你，后来放回去了，你不但不知恩图报，反要来挑拨我们君臣的关系吗？”于是把王伦转移到河间扣留起来。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金撕毁盟约，又派兀朮占领了河南。王伦一直在河间住了六年。到了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金主想用都转运使的官职引诱王伦变节，王伦说：“我是奉朝廷之命来议事的，不是来投降的。”金主软硬兼施，王伦不改初衷。金主要将其勒死，王伦请求稍停一会，于是穿戴整齐，面南而拜，痛哭道：“我祖文正公忠心辅佐太宗、真宗，天下皆知。我受朝廷之命，出使金国被扣留，金国想以高官厚禄诱我变节。我有辱朝廷使命，又不能屈身事敌，只有一死以表寸心！”说毕，被勒死，时年六十一岁。高宗闻讯后，追封其为通议大夫，赏赐其家金千两，绸缎千匹。后来王伦之子王述等偷

偷地来到河间，找到王伦尸骨，送回宋地安葬，
谥号愍节。

《宋史》有《王伦传》，金史也有其传。
王伦青少年时期行为有失检点，后四次出使金
国，虽奉朝廷之命，旨在议和，但他不畏艰
险，敢入虎口，留金多年，气节不变，终于以
身殉职，其忠君报国之心，诚为可贵。

王 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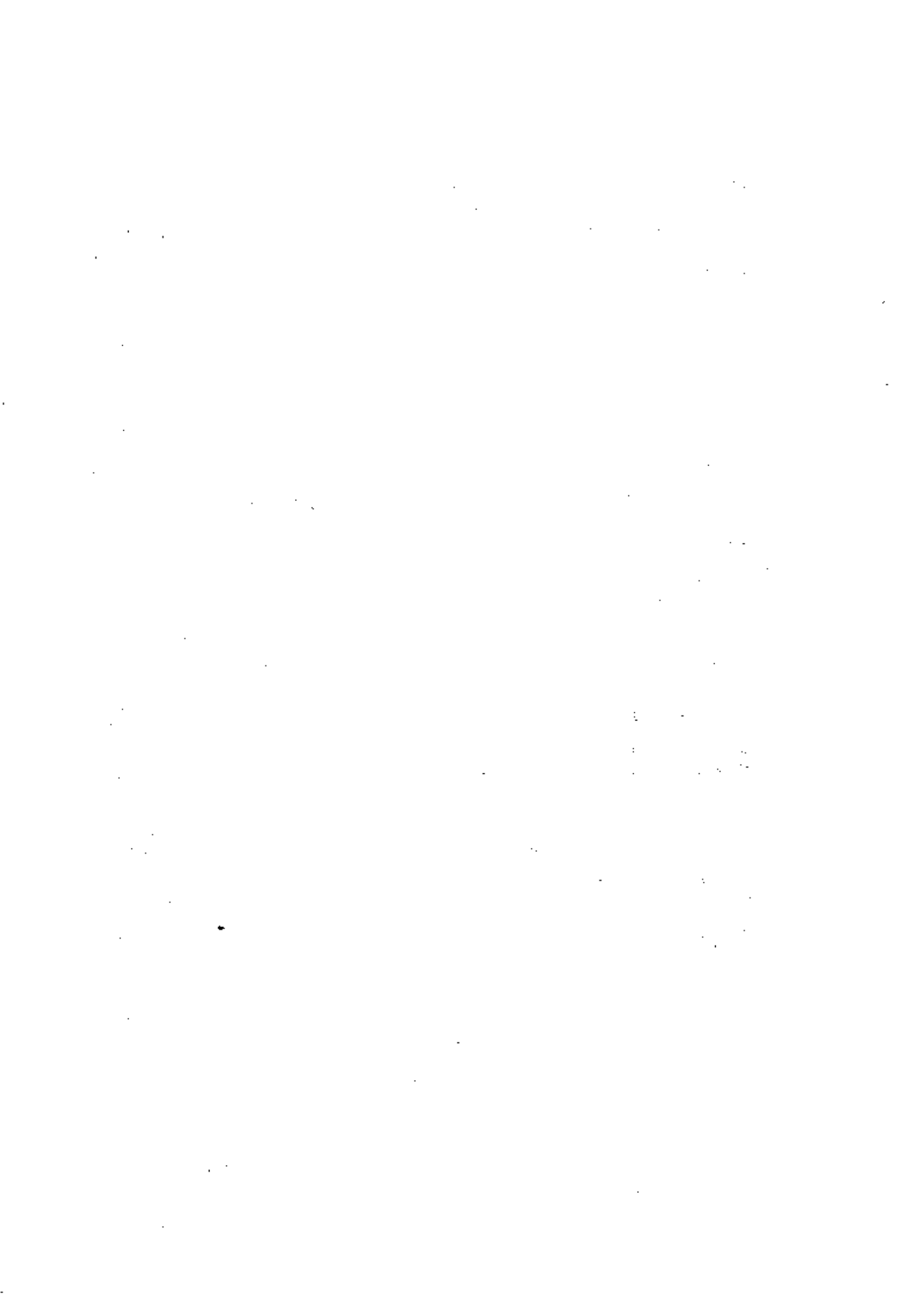
王楠，字汝良，王伦之孙，生卒年月不
详。王伦死后二十年，孝宗即位，加封王伦后
代，王楠被任命为海门（今江苏启东）县尉，
曾乘舟出海捕获海盗小吴郎等十七人。

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南宋
大臣韩侂胄见金王朝已衰，为主乘机收复中
原，请宁宗下诏出兵攻金，兵败求和，使者
七次入金，和议不成。宁宗要再派人，但苦于
无合适人选。这时有人推荐王楠，宁宗便让王
楠以右司郎中的身份出使金国。王楠回家向其
母辞行，其母说：“你祖父一片忠心为国捐
躯，如今朝廷信任你，派你北行，你要忠于国

事，不要以我为念。”

至金国，金将乌骨论等人问王楠：“韩侂胄做官有多少年了？”王楠说：“已十余年，不过做宰相仅二年。”乌骨论等又问：“我们想把这个人除掉，怎么样？”王楠说：“只要金主有这个意思，不难办到。”乌骨论等人自鸣得意，相顾而笑。后来宁宗杀了韩侂胄，按金主的意思，用木匣将首级盛起来送往金国，王楠随行。王楠提议用韩侂胄的首级换回淮、陕之地，宁宗许之。和约成后，王楠对宁宗说：“和约之成，都是前几任使者的功劳，我不过在他们努力的基础上走完了最后一步。”朝廷大臣都赞扬王楠知礼谦让。后来王楠历任楚州知州、太府卿、右文殿修撰、太平知州、集英殿修撰，死后追封宝章阁待制。

王楠出使金国虽是屈辱议和，并以韩侂胄之死换取了暂时的和约，但其忧国之心和谦让之德不可否定。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三槐堂”考

朱文生

“三槐堂”是王旦后裔所建王氏宗祠的名称。但后世建“三槐堂”者甚多，以至先后难分，真伪莫辨。研究王旦，又必定要涉及“三槐堂”，故很有必要对“三槐堂”的来历与沿革予以稽考。

周代天子、诸侯与群臣会见处谓之“朝”。按惯例，外朝有一处，内朝有二处，合称“三朝”。外朝植有三棵槐树，会见时，“三公”的位置正好在槐树下，后来“三槐”便成为“三公”的代称。“三公”所指，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说太师、太傅、太保并称“三公”，有的说司马（太尉）、司徒（丞相）、司空（御史大夫）合称“三公”。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三公”多被用来指“位极人臣”的掌军政大权者。宰相是群臣之首，当然在“三公”之列。

据《宋史》记载：王旦之父王祐有经世之才，但仕途坎坷，受妒遭贬，壮志难酬，便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后来王祐的次子王旦果然做了宰相。后世因此以“三槐”为王姓的代称，王氏宗祠以“三槐堂”命名，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既然“三槐”代称王姓是因王祐、王旦而起，那么最早的“三槐堂”理应是王旦的嫡系后裔所建。北宋文学家苏轼与王旦之孙王巩交谊甚好，苏轼特意撰写了《三槐堂铭》（也叫《三槐堂记》或《三槐堂序》，后被收入《古文观止》等文集），以颂扬王祐、王旦、王素三代人的功德。此文虽未注明写作时间，但苏轼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可见在北宋末年就已经有“三槐堂”了。这个“三槐堂”的地点，很可能在开封。《三槐堂铭》中说：“王城之东，晋公（王祐）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王城即开封，王祐在朝中连续为官三十余年，他在王城之东安家，看来是可能的。王祐才气过人，众人皆曰可望为相，他自己也有此雄心，但终因符彦卿之事遭贬，未能如愿。

壮志未酬，不无遗恨，于是才有手植三槐，预言后世必有人为相之事。《三槐堂铭》中说王旦“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荫满庭”。这里的“槐荫”，当然也是指王祐手植的三槐了。《宋史·王旦传》中说，王旦病重时，真宗朝夕派人看视，又亲临其家探望。真宗赐给王旦白金五千两，王旦不受，派人送回宫中，真宗不依，又令抬到王旦家中。来往如此方便，可见王旦家距皇宫不远。这个家不可能是莘县群贤堡老家，很明显是“王城之东”的家。可惜的是，开封累遭兵燹水患，王祐的旧居已无遗迹可寻。各种《莘县志》所载《三槐堂记》中的“王城之东”均为“莘城之东”，很明显是始修志者妄改，后世因袭所致，不足为凭。

但是，莘县确有王旦墓与“三槐堂”。莘县是王祐、王旦的老家，对此史书记载明确，已无异议。据欧阳修所撰王旦碑文记载，王旦死后葬在开封府开封县新里乡。按中国的习惯，人死后要归葬祖莹。莘县的王旦墓，可能是从开封迁来的，也可能是衣冠冢，这只是推测，并无实据。但莘县有王旦墓是真的。王旦墓在

县城东北约二华里的群贤堡（今套庙王村）。据明《正德莘县志》记载，墓占地十亩，原有神道碑数通及石人、石兽、望柱等。永乐年间修会通河，为用名人碑刻镇邪，将王旦墓中石刻拉去修闸。成化十七年知县贾克中重修。弘治四年知县顾岩修补坟后土堤。弘治十三年，知县孟隆立墓碣一通。当时所谓“莘县十景”中的“郊外名坟”即指王旦墓。可惜历经劫难，此墓今仅有遗址，碑刻、坟莹已荡然无存。

据县志记载，莘县曾有两个“三槐堂”。明《正德莘县志》说：“三槐堂在县治东北二里旧群贤堡。”卷首有附图标明其位置。此志系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所修，可见早在距今四百七十多年前，群贤堡的“三槐堂”即已存在。嘉靖年间增补的《正德莘县志》中说，县城内原有一处社学，公元1543年将社学搬出重建，改名“先觉书院”，而将原社学的房屋加以修缮，题匾“三槐精舍”，用以祭祀王文正公（王旦）。这个“三槐精舍”可能就是城内“三槐堂”的前身。至于何时正式定名“三槐堂”，志中无记载。1935年续修的《莘县志》中说：“三槐堂在城东北二里

旧群贤堡”，今移置城内鼓楼东 路南门，有三槐堂匾。志中所列“莘县八景”的第六景即是“王堂槐影”。此志中还说，公元1618年，知县蒋克家重建“三槐堂”，集品学兼优的士人在内读书。由此可知，城内的“三槐堂”至今起码有三百七十年的历史了。群贤堡的“三槐堂”历经战乱，早已不存。城内的“三槐堂”一直保存到解放后，于六十年代被拆。“三槐堂”匾额被王氏后人辗转保存下来，现藏于城关镇的王化村。“三槐堂”的碑石被作为井盖压在工商银行的楼下，已无法查考。“三槐堂”的门首照片现收藏于山东省博物馆。

关于群贤堡的“三槐堂”，王氏后人有些传说和臆测，因其距今年代较远，无人亲历，史料中又没有记载，故不足为凭。至于城内的“三槐堂”，因年代较近，又是长期由王氏后人看管，有些看过宗祠的人今仍健在，所以他们的回忆较为可信。据王旦的四十三代孙王祖俭回忆，城内的“三槐堂”座南面北，东临火神庙，西至鼓楼口，南接考棚，北靠茶叶坑（即今工商银行所在的位置）。院内有槐树三棵，西二东一，还有神道碑数通。门上悬的“三槐

堂”匾额，黑地金字，笔力遒劲，据说是欧阳修所写，但无落款。堂内有神台、神桌，供奉着王祐等十余人的木牌位。1937年，日寇南侵，看管宗祠的王祖俭一家将大门落锁，躲到套庙王家里去了。二十九军兵到莘县，曾在“三槐堂”内养过马。他们走后，堂内其他牌位均完好无损，唯独王旦之弟王旭的牌位不见了。解放后，一位曾在莘县住过的解放军干部说：他知道那个拿去牌位的人叫王波云（音），后来王波云在江苏省的一个山上建起了“三槐堂”，把王旭的牌位供奉起来了。看来这个王波云可能是王旭的后人。

三槐王氏自王祐算起，至今已传四十八世。由于战乱、灾荒、仕进等多方面的原因，其后裔散居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本省单县和四川省先后有人来此寻根，据他们说，南方不少地方建有“三槐堂”，供的也是王祐、王旦等先祖的牌位。居住在莘县一带的“三槐王氏”后裔集中在莘县城关镇的套庙王、赵王庄、王化，邹巷乡的南阳，刘庄乡的吴堤口，聊城市的李堂、侯营、潘屯、楚庄九个村庄，总人口不下一万人。这些村多

是一村、一姓、一族。每年旧历正月十一日，这些村都要派出代表，相互拜祖贺年。据了解，王氏后裔大都保持着勤劳俭朴、文明清正的祖传家风。

三槐王氏的祖谱已在战争年代丢失。后来几个村共同续过一次，形成了一个五十五代的“三槐王氏讳序”现录于此，以备查考。

言彻祐旦素，靖古爵耀贻。

同庆化老达，双凤春建华。

福松云克孔，则贡守纲聪。

受定世予大，火于金丕志。

景廷玉清光，祖德传洪训。

万代乐泽长。

• 名词解释 •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官名。唐宋时，中书省与门下省同掌机要，共议国政。中书省长官称中书令，门下省长官称侍中。宰相一职多由中书令和侍中出任。以其他长官出任宰相者，称“同中书门下三品”（即与三品官中书令、侍中同级），后习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称。简称“同平章事”，即宰相。“平章”有商量处理的意思，“事”指国家大事。

宋史·王旦传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曾祖言，黎阳令。祖彻，左拾遗。父祐，尚书兵部侍郎，以文章显于汉、周之际，事太祖、太宗为名臣。尝谕杜重威使无反汉，拒卢多逊害赵普之谋，以百口明符彦卿无罪，世多称其阴德。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

旦幼沉默，好学有文，祐器之曰：“此儿当至公相。”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及第，为大理评事，知平江县。其廨旧传有物怪凭炭，居多不宁，旦将至前夕，守吏闻群鬼啸呼云：“相君至矣，当避去。”自是遂绝。就改将作监丞。赵昌言为转运使，以威望自任，属吏屏畏，入旦境，称其善政，以女妻之。代还，令监潭州银场。何承矩典郡，荐入为著作佐郎，预编文苑英华诗类。迁殿中丞、通判郑州。表请天下建常平仓，以塞兼并之路。徙濠州。淳化初，王禹偁荐其才，任转运使。驿召至京，旦不乐吏职，献文召试，命直史馆。二年拜右正言、知制诰。

初，祐以宿名久掌书命，旦不十年继其任，时论美之。钱若水有人伦鉴，见旦曰：“真宰相器也。”与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耸壑，栋梁之材，贵不可涯，非吾所及。”李沆以同年生，亦推重为远大之器。明年，与苏易简同知贡举，加虞部员外郎，同判吏部流内铨，知考课院。赵昌言参机务，旦避嫌，引唐独孤郁、权德舆故事辞职。太宗嘉其识

体，改礼部郎中、集贤殿修撰。昌言出知凤翔，即日以旦知制造，仍兼修撰、判院事，面赐金紫，择枯犀带宠之，又令冠西阁。至道元年，知理检院。二年，进兵部郎中。

真宗即位，拜中书舍人。数月，为翰林学士兼知审官院，通进银台封驳司。帝素贤旦，尝奏事退，目送之曰：

“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钱若水罢枢务，得对苑中，访近臣之可用者，若水言：“旦有德望，堪任大事。”帝曰：“此固朕心所属也。”咸平三年，又知贡举，锁宿旬日，拜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逾年，以工部侍郎参知政事。

契丹犯边，从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东京，遇暴疾，命旦驰还，权留守事。旦曰：“愿宣寇准，臣有所陈。”准至，旦奏曰：“十日之内未有捷报时，当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严，使人不得传播。及驾还，旦子弟家人皆迎于郊，忽闻后有驺诃声，警视之，乃旦也。二年，加尚书左丞。三年，拜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两朝国史。

契丹既受盟，寇准以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钦若慕准，欲倾之，从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诸侯犹耻之，而陛下以为功，臣窃不取。”帝愀然曰：“为之奈何？”钦若度帝厌兵，即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涤耻。”帝曰：“河朔生灵始免兵革，朕安能为此？可思其次。”钦若曰：“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誇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稀世绝伦之事，然后可尔。”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惮旦，曰：“王旦得无不可乎？”钦若曰：“臣得

以圣意喻之，宜无不可。”乘间为旦言，旦虽勉而从。帝犹犹豫，莫与筹之者。会幸秘阁，骤问杜镐曰：“古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耶？”镐老儒，不测其旨，漫应之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尔。”帝繇此意决，遂召旦饮，欢甚，赐以尊酒，曰：“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既归发之，皆珠也。由是凡天书、封禅等事，旦不复异议。

大中祥符初，为天书仪仗使，从封泰山，为大礼使，进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受诏撰封祀坛颂，加兵部尚书。四年，祀汾阴，又为大礼使，迁右仆射、昭文馆大学士。仍撰祀坛颂，将复进秩，恳辞得免，止加功臣。俄兼门下侍郎、玉清昭应宫使。五年，为玉清奉圣像大礼使。景灵宫建，又为朝修使。七年，刻天书，兼刻玉使，选御廐三马赐之。玉清昭应宫成，拜司空。京师赐酺，旦以惨恤不赴会，帝赐诗导意焉。国史成，迁司空。旦为天书使，每有大礼，辄奉天书以行，恒邑邑不乐。凡柄用十八年，为相仅一纪。

会契丹修和，西夏誓守故地，二边兵罢不用，真宗以无事治天下。旦谓祖宗之法俱在，务行故事，慎所变改。帝久益信之，言无不听，凡大臣有所请，必曰：“王旦以为如何？”旦与人寡言笑，默坐终日，及奏事，群臣异同，旦徐一言以定。归家或不去冠带，入静室独坐，家人莫敢见之。旦弟以问赵安仁，安仁曰：“方议事，公不欲行而未决，此必忧朝廷矣。”

帝尝示二府喜雨诗，旦袖归曰：“上诗存一字误写，莫进入改却否？”王钦若曰：“此亦无害。”而密奏之。帝愠，谓旦曰：“昨日诗有误字，何不来奏？”旦曰：“臣得诗未暇再阅，有失上陈。”惶惧再拜谢，诸臣皆拜，独枢密马知节不拜，具以实奏，旦曰：“王旦略不辨，真宰相器

也。”帝顾旦而笑焉。天下大蝗，使人於野得死蝗，帝以示大臣。明日，执政遂袖死蝗进曰：“蝗实死矣，请示于朝，率百官贺。”旦独不可。后数日方奏事，飞蝗蔽天，帝顾旦曰：“使百官方贺，而蝗如此，岂不为天下笑耶？”

宫禁火灾，旦驰入，帝曰：“两朝所积，朕不妄费，一朝殆尽，诚可惜也。”旦对曰：“陛下富有天下，财帛不足忧，所虑者政令赏罚之不当。臣备位宰府，天灾如此，臣当罢免。”继上表待罪，帝乃降诏罪己，许中外封事言得失。后有言荣王宫火所延，非天灾，请置狱劾，当坐死者百余人。旦独请曰：“始火时，陛下已罪己诏天下，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归咎于人，何以示信？且火虽有迹，宁知非天谴耶？”当坐者皆免。

日者上书言宫禁事，坐诛。籍其家，得朝士所与往还占问吉凶之说。帝怒，欲付御史问状。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语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旦因自取尝所占问之书进曰：“臣少贱时，不免为此。必以为罪，愿并臣付狱。”真宗曰：“此事已发，何可免？”旦曰：“臣为宰相执国法，岂可自为之，幸于不发而以罪人。”帝意解。旦至中书，悉焚所得书。既而复悔，驰取之，而已焚之矣。繇是皆免。仁宗为皇太子，太子谕德见旦，称太子学书有法。旦曰：“谕德之职，止于是耶？”张士逊又称太子书，旦曰：“太子不在应举，选学士不在学书。”

契丹奏请岁给外别假钱币。旦曰：“东封甚近，车驾将出，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当以微物而轻之。”乃以岁给三十万物内各借三万。仍谕次年额内除之。契丹得之，大惭。次年，复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万，事属微末，今仍以常数与之，后不为此。”

西夏赵德明言民饥，求粮百万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纳誓而敢违，请以诏责之。”帝以问旦，旦请敕有司具粟百万于京师，而诏德明来取之。德明得诏，惭且拜曰：“朝廷有人。”

寇准数短旦，旦专称准。帝谓旦曰：“卿虽称其美，彼专谈卿恶。”旦曰：“理固当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帝以是愈贤旦。中书有事送密院，违诏格，准在密院，以事上闻。旦被责，第拜谢，堂吏皆见罚。不逾月，密院有事送中书，亦违诏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还密院。准大惭，见旦曰：“同年，甚得许大度量？”旦不答。寇准罢枢密使，托人私求为使相，旦警曰：“将相之任，岂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请。”准深憾之。已而除准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准入见，谢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荐者。准愧叹，以为不可及。准在蕃镇，生辰，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为人所奏。帝怒，谓旦曰：“寇准每事欲效朕，可乎？”旦徐对曰：“准诚贤能，无如驂何。”真宗意遂解，曰：“然，此正是驂尔。”遂不问。

翰林学士陈彭年呈政府科场条目，旦投之地曰：“内翰得官儿日，乃欲隔截天下进士耶？”彭年惶恐而退。时向敏中同在中书，出彭年所留文字，旦瞑目取纸封之。敏中请一览，旦曰：“不过兴建符瑞图进尔。”后彭年与王曾、张知白参与政事，同谓旦曰：“每奏事，其间有不经上览者，公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为不可。”旦逊谢而已。一日奏对，旦退，曾等稍留，帝警曰：“有何事不与王旦来？”皆以前事对。帝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无毫发私。自东封后，朕谕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谨奉之。”曾等退而愧谢。

且曰：“正赖诸公规益。”略不介意。帝欲相王钦若，且曰：“钦若遭逢陛下，恩礼已隆，且乞留之枢密，两府亦均。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真宗遂止。且没后，钦若始大用，语人口：“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钦若与陈尧叟、马知节同在枢府，因奏事忿争。真宗召且至，钦若犹讪不已，知节流涕曰：“愿与钦若同下御史府。”且叱钦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狱。且从容曰：“钦若等恃陛下厚顾，上烦谴诃，当行朝典。愿且还内，来日取旨。”明日，召且前问之，且曰：“钦若等当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忿争无礼。”且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争无礼之罪，或闻外国，恐无以威远。”帝曰：“卿意如何？”且曰：“愿至中书，召钦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约之。俟少间，罢之未晚也。”帝曰：“非卿之言，朕固难忍。”后月余，钦若等皆罢。

且尝与杨亿评品人物，亿曰：“丁谓久远当何如？”且曰：“才则才矣，语道则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终占；若独当权，必为身累尔。”后谓果如言。

且为兖州景灵宫朝修使，内臣周怀政偕行，或乘间请见，且必俟从者尽至，冠带出见于堂皇，白事而退。后怀政以事败，方知且远虑。内臣刘承规以忠谨得幸，病且死，求为节度使。帝语且曰：“承规待此以瞑目。”且执不可，曰：“他日将有求为枢密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内臣官不过留后。

且为相，宾客满堂，无敢以私请。察可与言及素知名者，数月后，召与语，询访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献之，观才之所长，密籍其名，其人复来，不见也。每有差除，先

密疏四三人姓名以请，所用者帝以笔点之。同列不知，争有所用，惟旦所用，奏入无不可。丁谓以是数毁旦，帝益厚之。故参政李穆子行简，以将作监丞家居，有贤行，迁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真宗命就中书问旦，人始知行简为旦所荐。旦凡所荐，皆人未尝知。旦没后，史官修真宗实录，得内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荐云。

谏议大夫张师德两诣旦门，不得见，意为人所毁，以告向敏中，为从容明之。及议知制造，旦曰：“可惜张师德。”敏中问之，旦曰：“累于上前言师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两及吾门。状元及第，荣进素定，但当静以待之尔。若复奔竞，使无阶而入者当如何也？”敏中启以师德之意，旦曰：“旦处安得有人敢轻毁人，但师德后进，待我薄尔。”敏中固称：“适有阙，望公弗遗。”旦曰：“第缓之，使师德知，聊以戒贪进、激薄俗也。”

石普知许州，不法，朝议欲就劾。旦曰：“普武人，不明典宪，恐恃薄效，妄有主事。必须重行，乞召归置狱”。乃下御史按之，一日而狱具。议者以为不屈国法而保全武臣，真国体也。薛奎为江、淮发运使，辞旦，旦无他语，但云：“东南民力竭矣。”奎退而曰：“真宰相之言也。”张士逊为江西转运使，辞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逊迭更是职，思旦之言，未尝求利，识者曰：“此运使识大体。”张咏知成都，召还，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为不可。帝问旦，对曰：“非中正不能守咏之规。他人往，妄有变更矣。”李迪、贾边有时名，举进士，迪以赋落韵，边以当仁不让于师论以“师”为“众”，与注疏异，皆不预。主文奏乞收试，旦曰：“迪虽犯不考，然出于不意，其过可略。边特立异说，将令后生务为穿凿，渐不可长。”遂迪而黜边。

且任事久，人有谤之者，辄引咎不辩；至人有过失，虽人主盛怒，可辩者辩之，必得而后已。耄羸多疾，自东鲁复命，连岁求解，优诏褒答，继以面谕，委任无贰。天禧初，进位太保，为兖州太极观奉上册使，复加太尉兼侍中，五日一赴起居，入中书，遇军国重事，不限时日入预参决。遇愈畏避，上疏恳辞，又托同列奏白，帝重违其意，止加封邑。一日，独对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托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出拜，且惶恐走避，太子随而拜之。且言：“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荐可为大臣者十余人，其后不至宰相惟李昉、凌策二人，亦为名臣。且复求避位，帝睹其形瘁，惘然许之，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

初，且以宰相兼使，今罢相，使犹领之，其专置使自且始焉。寻又命肩舆入禁，使子雍与直省吏挟扶，见于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万一有不讳，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谁乎？”且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择之。”再三问，且不对。时张咏、马亮皆为尚书，帝历问二人，亦不对。因曰：“试以卿意言之。”且强起举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准。”帝曰：“准性刚褊，卿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遂辞退。后且没岁余，竟用准为相。

且疾甚，遣内侍问者口或三四，帝手自和药，并薯芋粥赐之。且与杨亿素厚，延至卧内，请撰遗表。且言：“忝为宰辅，不可以将尽之言，为宗亲求官，止叙生平遭遇，愿日亲庶政，进用贤士，少减焦劳之意。”仍戒子弟：“我家盛名清德，当务俭素，保守门风，不得事于泰侈，勿为厚葬以金宝置柩中。”表上，真宗叹之，遂幸其第，赐白金五千两。

旦作奏辞之，藁末自益四句云：“益惧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鞅。”即昇至内闕，诏不许。还至门，旦已死，年六十一。帝临其丧恻，废朝三日，赠太师、尚书令、魏国公，谥文正，又别次发哀。后数日，张旻赴镇河阳，例宜饮饯，以旦故，不举乐。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授官者十数人。诸子服除，又各进一官。已而闻旦奏藁自益四句，取视，泣下久之。旦有文集二十卷。乾兴初，诏配享真宗庙庭。及建碑，仁宗篆其首曰：“全德元老之碑。”

旦事寡嫂有礼，与弟旭友爱甚笃。婚姻不求门阀。被服质素，家人欲以缁锦饰衾席，不许。有货玉带者，弟以为佳，呈旦，旦命系之，曰：“还见佳否？”弟曰：“系之安得自见？”旦曰：“自负重而使观者称好，无乃劳乎！”亟还之。故所服止于赐带。家人未尝见其怒，饮食不精洁，但不食而已。尝试以少埃墨投羹中，旦唯啖饭，问何不啜羹，则曰：“我偶不喜肉。”后又墨其饭，则曰：“吾今日不喜饭，可别具粥。”旦不置田宅，曰：“子孙当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争财为不义尔。”真宗以其所居陋，欲治之，旦辞以先人旧庐，乃止。宅门坏，主者彻新之，暂于庑下启侧门出入。旦至侧门，据鞍俯过，门成复由之，皆不问焉。三子：雍，国子博士；冲，左赞善大夫；素，别有传。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铭（并序）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从之。臣惟是先臣之训，其遗业馀烈，臣实无似，不能显大，而墓碑至今无辞以刻，惟陛下哀怜，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宠于王氏，而勸其子孙。”天子曰：“呜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终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谓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出。明日，有诏史馆修撰欧阳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铭。”臣修谨按：故推诚保顺，同德守正，翊戴功臣，开府议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应宫使，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追封魏国公，谥曰“文正”。

王公讳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讳言，滑州黎阳令，追封许国公。皇祖讳彻，左拾遗，追封鲁国公。皇考讳祐，尚书兵部侍郎，追封晋国公。皆累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曾祖妣姚氏，鲁国夫人。祖妣田氏，秦国夫人。妣任氏，徐国夫人；边氏，秦国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显汉周之际，逮事太祖太宗，为名臣，尝谕杜重威使无反汉，拒卢多逊害赵普之谋，以百口明符彦卿无罪，故世多称王氏有阴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

公少好学有文，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及第，为大理评事，知临江县，监潭州银场，再迁著作佐郎，与编《文苑英华》，迁殿中丞，通判郑、濠二州。王禹偁荐其才，任转运使，驿召至京师，辞不受。献其所为文章，得试直史馆，迁右正言、知制诰。淳化三年，礼部贡举，迁虞部员外郎，同判吏部流内铨，知考课院。右谏议大夫赵昌言参知政事，公以婚避嫌，求解职。太宗嘉之，改礼部郎中，集贤殿修撰。昌言罢，复知制诰，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赐金紫。久之，迁兵部郎中居职。

真宗即位，拜中书舍人，数日，召为翰林学士。知审官院，通进银台封驳事。公为人严重，能任大事，避远权势，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贤。钱若水名能知人，尝称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为枢密副使，罢，召对苑中，问：“谁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礼部贡举。居数日，拜给事中，知枢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参知政事，再迁刑部侍郎。

景德元年，契丹犯边，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东京，得暴疾，命公驰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迁尚书左丞。三年，拜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是时契丹初请盟，赵德明亦纳誓约，愿守河西故地。二边兵罢不用，真宗遂欲以无事治天下。公以谓宋兴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为相务行故事，慎所改作，进退能否，赏罚必当。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无不听。虽他宰相大臣有所请，必曰：“王某以为如何。”事无大小，非公所言不决。公在相位十馀年，外无边境之虞，兵革不用；海内富实，群工百司各得其职。故天下至今称为贤宰相。

公于用人不以名誉，必求其实。苟贤且才矣，必久其

官，而众以为宜某职，然后迁。其所荐引，人未常知。寇准为枢密使，当罢，使人私公求为使相。公大惊曰：“将相之任岂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请。”准深恨之。已而制出，除准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准入见，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荐准者，准始愧叹，以为不可及。故参知政事李穆子行简有贤行，以将作监丞居于家，真宗召见，慰劳之，迁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书问王某，然后人知行简公所荐也。公自知制诰至为相，荐士尤多。其后公薨，史官修《真宗实录》，得内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荐者。

公与人寡言笑，其语虽简，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终日，莫能窥其际。及奏事上前，群臣异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为皇太子，太子谕德见公，称太子学书有法。公曰：“谕德之职止于是邪？”赵德明言民饥，求粮百万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纳誓而敢违，请以诏书责之。”真宗以问公，公请救有司具粟百万于京师，诏德明来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诏书，惭且拜曰：“朝廷有人！”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于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佗宰相有袖死蝗以进者，曰：“蝗实死矣，请示于朝，率百官贺。”公独以为不可。后数日，方奏事，飞蝗蔽天，真宗顾公曰：“使百官方贺而蝗如此，岂不为天下笑邪。”宦者刘承规以忠谨得幸，病且死，求为节度使。真宗以语公曰：“承规待此以瞑目。”公执义以为不可，曰：“他日有将求为枢密使者，奈何？”至今内臣官不过留后。

公任事久，人有谤公于上者，公辄引咎，未尝自辩。至人有过失，虽人主盛怒，可辩者辩之，必得而后已。荣王宫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灾，请置狱劾，火事当坐死者百余人。

公独请见曰：“始失火时，陛下以罪己诏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归咎于人，何以示信。且火虽有迹，宁知非天谴邪！”由是当坐者皆免。日者上书言宫禁事，坐诛，籍其家，得朝士所与往还占问吉凶之说。真宗怒，欲付御史问状，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语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尝所占问之书进曰：“臣少贱时不免为此，必以为罪，愿并臣付狱。”真宗曰：“此事已发，何可免？”公曰：“臣为宰相，执国法，岂可自为之，幸于不发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书，悉焚所得书。既而真宗悔，复驰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获免者众。

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罢，入见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托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荐可为大臣者十余人，其后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为名臣。公屡以疾请，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视事，遇军国大事，不以时入参决。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恳辞。册拜太尉、玉清昭应官使。

自公病，使者存问日尝三四，真宗手自和药赐之。疾亟，遽幸其第，赐以白金五千两，辞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临哭，辍视朝三日，发哀于苑中。其子弟、门人、故吏皆被恩泽。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于开封府开封县新里乡大边村。公娶赵氏，封荣国夫人，后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长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赞善大夫冲，次曰素。女四人，长适太子、太傅韩亿，次适兵部员外郎、直集贤院苏耆，次适右正言范令孙，次适龙图阁直学士、兵部郎中吕公弼。公事寡嫂谨，与其弟旭相友悌尤笃。任以家事，一无所问，而务以俭约率励子弟，使在富贵不知为骄

侈。兄子睦，欲举进士，公曰：“吾以大盛为惧，其可与寒士争进。”至其薨也，子素犹未官。遗表不求恩泽。有文集二十卷。

乾兴元年，诏配享真宗庙庭。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际盛矣。观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谓至哉。是以君明臣贤，得显名尊，生而俱享其荣，歿而长配于庙，可谓有始有卒，如明诏所褒。昔者丞民江汉，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见任贤使能之功，虽曰山甫穆公之诗，实歌宣王之德也。臣谨考国史实录至于搢绅故老之传，得公终始之节，而录其可纪者，辄声为名诗，昭示后世，以彰先帝之明，以称圣恩褒显王氏流泽子孙与宋无极之意。铭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庙翼翼，
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言以躬。
时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
公为著龟。公在相位，终日如默。
问其边防，包裹兵革。问其卿士，
百工以职。问其庶民，耕织衣食。
相有赏罚，功当罪明。相所黜升，
惟否惟能。执其权衡，万物之平。
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为相，
其谁有终。公薨于位，太尉之崇。
天子孝思，来荐清庙。侑我圣考，
惟时元老。天子念功，报公之隆。
春秋从享，万祀无穷。作为诗歌，
以谕庙工。

（原载《四库全书》）

三槐堂铭

(宋) 苏轼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

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息，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厉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以后，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邕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邕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于王氏等；

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录之。铭曰：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于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原载《古文观止》）

• 名词解释 •

参知政事 官名。宋代以参知政事为副相。“参知政事”意即与宰相同议朝政大事。宋习，只有任过参知政事的人才能升任同平章事（即宰相）。

封禅 战国齐鲁有些儒士认为五岳中泰山最高，帝王为王之骄子，人间至尊，故应到泰山祭祀。登泰山筑坛祭天曰“封”，在山南梁文山上辟基祭地曰“禅”。秦始皇、汉武帝都曾举行过这种大典。司马迁所著《史记》中有《封禅书》篇专述此事。

《莘县志》中 有关三槐王氏的记载

三槐堂在城东北二里旧群贤堡，今移置城内鼓楼东路南门，有三槐堂匾。

《续修莘县县志》卷一
《地輿志·古迹》

王文正公祠在鼓楼东门额三槐堂内，有碑。

《续修莘县县志》卷一
《建设志·坛庙》

王氏茔在城东北二里许旧群贤堡，今套庙王家庄东，周围地十亩，旧有神道碑数通、石人、石兽、望柱，至明初尚存。永乐年间改修会通河闸，成化十七年，知县贾克中重修。宏治四年，知县顾岩修补坟后土堤甚高。十三年，知县孟隆立王文正公墓碣一通。

按：《一统志》载：“王旦墓在莘县东北二里。”及观欧阳公文集载文正公碑云：“葬公于开封府开封县新里乡大边村。”与此不同，窃考王旦自父王祐累官兵部侍郎，子孙居显，宦者甚众。虽至高宗时，若王伦、王楠，犹绵绵不绝，故所居之地号曰群贤堡，而墓地亦在焉。况此墓地甚广大，封茔甚高，又有石人、石兽、神道碑数通，或为王祐之

墓与子孙显宦者之墓，未可知也。姑述之，以俟后之博古者。

《续修莘县县志》卷
二《建设志·冢墓》

王言，黎阳令，以曾孙旦贵于宋，宋赠许国公、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

王彻，以孙旦贵于宋，宋赠鲁国公、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

王祐，以子旦贵，封晋国公、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

王靖，以荫通判阆州。

《续修莘县县志》卷
六《选举志·赠荫》

王祐，字景叔，笃志词学，性倜傥，有俊气。尝谕杜重威使无反汉，拒卢多逊害赵普之谋。太祖受禅，累选至殿中侍御史、知制诰，转户部员外郎。太祖征太原，命知路州，馈饷无乏。会符彦卿镇大名，颇不治，有飞语上闻，太祖以便宜事付之，俾察彦卿动静，曰：“此卿故乡也，所谓昼锦者也。还与卿王溥官职。”祐至魏，得彦卿家僮一人，挟势姿横，以便宜决之。及还，太祖问曰：“汝敢保彦卿无异意乎？”祐曰：“臣愿以家百口保彦卿无罪。”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杀无辜，以致享国不长，愿以为戒。”太祖怒，贬行军司马，安置莘州。时人谓曰：“意君作王溥官职矣。”祐笑曰：“祐不做，儿子二郎必做。”世多称其阴德。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后世必有为三公者。”及次子为相，果如其言，天下谓之“三槐王氏”。累官兵部侍郎，

崇祀乡贤。子三：懿、旦、旭。

王懿，字文德，励志为学，由进士知袁州，有政绩。

王旦，字子明，风骨清峭，顷项微结，喉有僧相，人皆谓其寒薄，独一善相者目之曰：“公名位俱极，但禄气不丰耳。”稍长，沉默好学，有文。父祐靡之曰：“此儿当至公相。”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及第，为大理评事，知平江县。器舍旧有鬼物为祟，前官往往不利去。旦将抵任先一夕，守吏闻群鬼揶揄曰：“相君至矣，吾辈当避去。”自是遂绝。在任多善政，又通判郑、濠二州。王禹偁荐其才，任转运。旦未贵，夫人梦有人呼“运使恭人”，喜以语旦，旦亦自喜，将谓监司，今果为浙漕，而夫人死。其后，旦登政府，始知前梦神告其止于为运使妻耳。寻迁右正言，知制诰。钱若水称曰：“真宰相器。”真宗即位，为翰林学士，帝素贤旦曰：“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当国最久，帝益信之。与人寡言笑，默坐终日，群臣议事或异同，徐一言以定。官禁火灾，旦驰入，帝曰：“两朝所积，一朝殆尽，诚可惜也。”对曰：“陛下富有四海，财不足忧，但虑政刑赏罚之不当。天灾如此，臣当罢免。”继上表待罪，帝乃降诏罪己，后有言火非天灾，请置狱劾火事，当坐死者百余人。旦独请见，曰：“始陛下以罪己诏天下，今反归咎于人，何以示信，且火虽有迹，安知非天遣耶？”由是，当坐者皆免。事至不胶，有谤不挾，荐贤不是恩，救罪不费词，尤有德量。寇准数短旦，旦益重之。翰林学士陈彭年，呈政府科场条目，旦投之地曰：“内翰得官几日，乃欲隔截天下进士耶？”彭年惶恐退。帝欲相王钦若，旦力谏止，旦歿后钦若始大用。张师德两诣其门，终不肯用，以抑奔竞。薛奎为江淮发运使，辞旦，旦无他语，但曰：“东南民力竭矣。”奎

退曰：“真宰相言。”张士逊为江西转运使，辞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逊迭更其职，思旦言未尝求利。旦为相，宾客满堂，无敢以私请。察可与言及数知名者，数月后召与语，询访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献之，其人复来，不见也。凡所荐，皆人未尝知。虽位极人臣而饮啖全少，不畜声妓。晚年气羸移疾在告，真宗面赐药酒一注瓶，令空腹饮之，可以和气血，辟外邪。旦饮之，大觉安健，因对称谢。上曰：“此苏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苏合香丸一两同煮，极能调五脏，却腹中诸疾。每冒寒风与则饮一杯。”因各出数杯赐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仿为之，苏合香丸盛行于后。真宗又密赏白金五千两，旦表谢曰：“已供多藏，况无用处。”竟不受，其清苦如此。旦事寡嫂有礼，与弟旭友爱甚笃。婚姻不求门阀，被服质素。家人未尝见其怒。不置田宅，曰：“子孙当各念自力，何必田宅，徒使骨肉争财为不义尔。”旦尝记前世为僧，与唐房太尉事颇相类，及将薨，遗命剃发，以僧服敛。家人不欲，仍以礼葬，止以缁褐一袭纳诸棺。赠魏国公，谥文正。乾兴元年诏配飨真宗庙庭。仁宗嗣位，天纵多能，尤精书学，宫殿门关多飞白题榜。及建文正碑，赐篆螭首曰“全德元老之碑”。后府学内有麒麟碣，赞曰：“古有仁人，曰王子明，犯而不校，德而能宏，江南樵使，塞北获平，伟哉贤相，文正溢旌。”子三：长雍，为司封郎中；次仲，为赞善大夫；季素。

王旭（一作昶），字仲明，严州治内，恕以接物，知鞅氏、雍邱县。真宗尹京时，素闻其能，及践祚，三迁至殿中丞，以兄旦居相府嫌不任职。王矩尝荐其才，堪治剧，判国子监，出知颖州，荒政修举。及旦薨，扬历中外，卓有政绩，以兵部郎中知应天府，崇祀乡贤。子：质。

王素，字仲仪，进士出身，为侍御史，出知鄂州。仁宗思其贤，擢知谏院。素遇事感发，尝请省中外无名之费，适皇子生，将进百僚以官，惠诸军以赏，素争曰：“今西夏畔涣，契丹要求，县官之须日急，宜留爵秩以赏战功，储金缗以佐边费。”议遂已。京师旱，请帝祷于郊。王德用进二女，素论之，帝立遣女出宫，出知成都府。先是，牙校岁输酒坊钱以供厨，传素，一切裁约之。铁钱布满两蜀，而鼓铸不止，币益轻，商贾不行，命罢铸十年，以权物价。凡为政务合人情，蜀人纪其目号曰《王公异断》。复知开封，入知通州银台司、工部尚书。卒，谥曰懿敏。子巩，有隼才，长于诗，从苏轼游，历官宗正丞。

王质，旭之子，字子野。少谨厚纯约，师事杨亿，亿叹为英妙；伯父旦见其文，叹赏之。以荫补太常寺奉礼郎，后累迁尚书祠部员外郎，丁父忧与诸弟饭脱粟茹蔬终丧。通判苏州，州守黄宗旦得盗铸钱者百人下狱，退告质曰：“吾以术钩致得之。”喜见于色。质曰：“以术钩人置之死，而又喜，仁固如是乎？”宗旦惭，为薄其罪。还知蔡州，徙湖北路转运使。尝摄江宁府事，或诉民约婚，后斯民言无资以办，质出私钱与之，加修撰，判吏部流内铨，擢天章阁待制。卒，质家势富贵，而克己好善，自奉简素如寒士，范中淹贬饶州，质独载酒往饯，或以道质，质曰：“范公贤者，得为之党幸矣。”世以此益贤之。子八人：居厚，大理评事；承裕，尚书屯田员外郎；宣礼，赞善大夫；崇让，著作郎；明远、祗德皆大理评事；几道，传正皆太常寺太祝。

按：《宋史·艺文志》有王质诗总闻二十卷，自序云：“研精覃思，于此凡三十年。其书有闻音，谓音韵；闻训，谓字义；闻章，谓分段；闻句，谓句读；闻字，谓字画；闻

物，谓鸟兽草木；闻用，谓器物；闻迹，谓凡在处山川、土壤、州县乡落之类；闻事，谓凡事类；闻人，谓凡人姓号。共十闻，每篇为总闻。又有闻风、闻雅、闻颂等。”其说多出新意，不循旧序，废序言时，自王氏始。陈日强谓其自成一家。能照寐诗人之意于千载，上虽近穿凿而可以解人之颐者亦多。自朱子集传出，尽删诗序本。孟子以意逆志之旨而畅所欲言，儒者咸宗之，王氏书遂晦而不显。

王靖，字詹叔，素从子，早孤。力学好讲，切天下利害。以祖荫历通判润州，知滁州，主管北京御史台，请复明经科，加试贡士，以策观其所学，稍变声律之习。令长子县贼杀人，捕治十数辈不得实。靖曲折讯囚，果服罪，为开封府推官。曹濮盗害官吏，靖受诏督捕成擒，因言盗之不戢由大姓为囊橐，请并座之，着为令。徙广南转运使。熙宁初，广人讹言交趾且老至幼入保，事闻中外以为忧。神宗曰：“王靖在彼，可无念。”居二年，入为度支副使，卒。子古，字敏仲。绍圣初迁户部侍郎，详定役法，与蔡京不合，墮崇宁党籍，安置温州。

王伦，旭之元孙。家贫，往来京洛间。高宗时选能专对者，以伦为刑部侍郎，充大金通问使使金。历官金书枢密院卒归梓宫宋太后，复为金所留。金拘伦迁之河间，欲以为转运使，胁以威。伦曰：“受命而来非降也。”遂冠带南向，再拜就缢。诏赠通议大夫，谥愍节。

王楠，字汝良，祖伦使北死。孝宗访求其孙之未禄者三人官之，楠其一也。调通州海门尉，乘轻舟入海濤，捕巨贼小吴郎，并其徒十七人获之。狱成不受赏。韩侂胄以恢复起兵端，天子思继好息民，凡七遣使无成，续遣方信孺往，将有成矣，坐白事忤侂胄，得罪近臣。以楠荐假右司郎中使。

持书北行，楠归白其母，母曰：“尔祖以忠死国，故恩及子孙，汝其勉之，毋以吾老为念。”乃拜命至金。金人知侂胄已诛，和议遂决。楠奏：“和约之成，皆信孺再三将命之功，臣因人成事，乞录信孺功。”朝仓以楠不掩人扬己多之。累官至大府卿告归，祭祀乡贤，胥轂官至司农少卿。

以上摘自《续修莘县县志》卷七《人物志·勋伐》。《正德莘县志》所记与此略同。

王保太，祖居城内三槐堂，王文正公之后裔也。幼禀庭训，诗礼可风。孝事父母，兄友弟恭。和睦乡党，教子以勤。医术超凡，儒学渊深。施药疗疮，不取分文。城乡感戴，公赠儒医，秘授匾额以志纪念。

《续修莘县县志》卷七《人物志·懿行》

（说明：《莘县志》原文多有不通欠顺之处，明显谬误之处亦不少见。为便于读者稽对，摘录时皆保持原貌，未妄改动。）

（志国摘录、标点）

• 名词解释 •

配享庙庭 皇室宗祠称太庙。皇帝死后，其牌位要设在太庙中享受祭祀。“配享”亦作“配飨”，即祔祭。只有对国家做出过重大贡献，受到皇帝特别恩宠的大臣死后才能获得“配享庙庭”的殊荣。

各种辞书中有关三槐王氏的条目

王旦（957—1017），北宋大名莘县（今属山东）人，字子明。太平兴国进士。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任参知政事，澶渊之役时，留守京师。景德三年（1006年）拜相。他曾拒绝契丹、西夏求钱粟之请；对真宗所搞封禅、“天书”等活动，则从不反对，故能久安其位。

——《辞海》第2730页

王伦（1084—1144），宋大名莘县（今属山东）人，字正道。建炎元年（1127年）以朝奉郎假刑部侍郎赴金，被扣至绍兴二年（1132年）放还。七年第二次赴金，见怠慢。次年复与金使同至临安（今浙江杭州），约定和议。绍兴九年以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赴金，被兀朮扣留，死于北方。

——《辞海》第2731页

三槐 《宋史·王旦传》：“祐（王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后王祐

次子旦作宰相，世因以“三槐”为王姓的代称。

——《辞海》第37页

三槐堂 在河南开封县城东门外，宋兵部侍郎王祐手植三于槐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其后子旦果为相，子孙因建“三槐堂”，苏轼有铭。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第38页

王旦 宋，菡子，字子明，太平兴国进士。真宗时累擢知枢密院，进太保，旦当国最久，事至不胶，有谤不校，军国重事，皆预参决。荐引朝士，不令其人自知，尝议知制造，旦曰：“可惜张师德。”人问故，曰：“吾于上前累言师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两及吾门。状元及第，荣进素定，当静以待之，若复奔竞，使无阶而进者，当如何也？”卒封魏国公，谥文正，有文集。

——《中国人名大辞典》第85页

王祐 宋，莘人，字景叔，宋初知潞州，寻代符彦卿镇大名，以百口明彦卿无罪，世谓祐有阴德，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后次子旦位宰相，天下谓之

三槐王氏，太宗谓祐文章清节兼著，特拜兵部侍郎，寻卒。

——《中国人名大辞典》第116页

王旭 宋，祐季子，字仲明。以荫知猴氏、雍丘等县，三迁至殿中丞，自见旦居宰府，以嫌不任职。及旦卒，扬历中外，卓有政绩。后以兵部郎中知应天府卒。

——《中国人名大辞典》第90页

王素 宋，旦子，字仲仪，赐进士出身。历知鄂州。仁宗擢知谏院。遇事感发，出知成都府，为政务合人情，蜀人纪其目，号曰《王公异断》。再知渭州，教民耕战，积粟支十年，士气感奋，敌不敢犯。官终工部尚书，卒谥懿敏。

——《中国人名大辞典》第117页

王质 宋，旭子，字子野。仁宗时通判苏州，州守黄宗旦得盗铸者百余人下狱，喜形于色。质曰：“以术钩人置之死，而又喜，仁者之政，固如是乎？”宗旦惭，为薄其罪，累擢天章阁待制，知陕州。质家世富贵，兄弟习骄侈，质独克己好善，自奉简朴。范仲淹贬饶州，质持酒往饯，世以此益贤之。

——《中国人名大辞典》第147页

王巩 宋，素子，字定国，自号清虚先生，有隽才，长于诗，从苏轼游。轼守滁州，巩往访之，与客游泗水，登雝山，吹笛饮酒，乘月而归。轼待之于黄楼上，谓巩曰：“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轼得罪，巩亦窜宾州，数岁

得还，豪气不少挫。后历宗正丞，以跌荡傲世，终不显。有《甲申杂记》、《闻见近录》、《随手杂录》。

——《中国人名大辞典》第148页

王靖 宋，素从子，字詹叔。早孤。自力于学，好讲切天下利害，历主管北京御史台，请复明经科，加试贡士，以策观其所学，稍变声律之习，后徙广南转运使。熙宁初，广人讹传交趾兵且至，老幼入保，中外以为忧，神宗曰：“王靖在彼可无念。”即拜太常少卿，官终度支副使。

——《中国人名大辞典》第137页

王古 宋，靖子，字敏中。第进士。绍圣初，累迁户部侍郎，详定役法。与尚书蔡京多不合，徙兵部。后知成都，入崇宁党籍，滴衡州别驾。

——《中国人名大辞典》第84页

王震 宋，巩从子，字子发。以父任，试铨优等，赐及第。上诸学制，神宗称其才。绍圣初，累拜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震与章惇素不相能，颍昌盖渐有讼，许赂惇子弟。震捕渐掠治，颇得踪迹，惇惧，以狱付大理，徙震为枢密都承旨。

——《中国人名大辞典》第148页

王伦 宋，其族孙，字正道。家贫无行，为任侠，往来京洛间，数犯法幸免。汴京失守，钦宗御宣德门。伦直造御前，自荐其才。钦宗立除兵部侍郎。伦下楼挟悉少数人，传旨抚定，都人乃安。高宗时奉命使金，屡被拘留，及金人贖之以官，竟不受，见迫而死。后谥愍节。

——《中国人名大辞典》第111页

王楠 宋，伦孙，字汝良。调海门尉，孝宗时假右司郎中使金，楠归白其母，母曰：“而祖以忠死，故恩及子孙，汝其勉之，毋以吾老为念。”楠至金，和议遂决。累官知太平州。

——《中国人名大辞典》第108页

（王建摘录）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 有关王旦的记述

（咸平四年）辛卯……以给事中同知枢密事王旦为工部侍郎参知政事。

——卷四十八

上之初即位也，（李）沆日取四方水旱盗贼奏之。参知政事王旦以为细事不足烦上听。沆曰：“人主少年，当使知人间疾苦。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参政他日之忧也。”时西北用兵，边奏日耸，便殿延访，或至旰昃，弗惶暇食。旦慨然谓沆曰：“安得企见太平，吾人当优游燕息乎。”沆曰：“国家强敌外患，适足为警惧。异日天下晏然，人臣率职未必高拱无事，君奚念哉。”

——卷五十六

（景德元年），东京有劫盗系右军巡狱，髮状未具，继

获余党。即至，见其徒械系，因击狱卒，以谋奔窜。狱吏不能禁，驰白留守雍王元份，遽遣搜捕送府。主吏恐其复亡，亟折其足。元份始闻狱辞，怖甚，又不忍其酷法，遂惊悸暴得疾。诏参知政事王旦权东京留守事，即日乘传先还。时两河之民颇有陷敌者，旦上言：“国家揽四海之富，不急之需动亿万，愿出金帛数十万贖其人。”或有沮议者，遂止。

一一卷五十八

（景德三年）戊戌，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平章事寇准罢为刑部尚书，以尚书侍丞参知政事王旦为工部尚书平章事。旦入谢便坐，上谓曰：“寇准以国家爵赏，过求虚誉，无大臣体，罢其重柄，庶保终吉也。”

一一卷六十二

（景德三年）庚寅，以殿中丞王旭同判吏部南曹。旭，旦之弟也。自旦为政，旭避嫌不复厘事。至是，虞部员外郎王矩言：“旭前宰侯氏，廉白有政绩，但以兄任宰弼，遂使不用。”于是上谓旦曰：“旭之于敏，朕亦素知，且屡有言其才堪任京府僚佐者。”旦以避嫌恳辞。上曰：“前代兄弟并居要重者多矣。朝廷用才，不可以卿故使之沦滞”。旦曰：“必不得已，且令主判南省闲司。”上复欲授三司判官，又固让。上重违其意，故有是命。后数日，旭引对选入，上顾赐绯鱼，谓旦曰：“朕失照管，不知卿弟犹衣绿

也。”

一一卷六十三

（景德三年），知益州张詠岁满，朝议欲以兵部员外郎直史馆任中正代之。……宰相王旦初议中正代詠，议者多云不可，上亦以诘旦，旦曰：“非中正不能守詠规矩，他人往，妄有变更矣。”上是其言。久之，众乃服旦能用人也。

一一卷六十三

（景德三年）庚午，以宰相王旦为明德皇后园陵使。

一一卷六十三

（景德四年）甲午，宰相王旦因对言“淮南榷酤屡有奏报，且言诸路各置转运使，复遣官检举酒税，竟以增益课利为功，烦扰特甚”。上曰：“酝酿当有定制。”旦曰：“诸如州虽各有元定酒数，然随时增益不已。”上曰：“地产财赋及民间费用固不能相绝，课利岂可岁岁增益？此特官吏务贪劳绩，不恤民困，朕甚闵之。”乃诏三司“取一年中等之数，立为定额，自今中外勿得更议增课，以图恩奖”。

一一卷六十五

(景德四年)乙未，宰相王旦为太后园陵使。

一一卷六十五

上与辅臣言及“朝士有交相奏荐者”，王旦曰：“人之情伪，固亦难知。或言其短而意在荐扬，或称其能而情实排抑。唐刘仁轨尝忿李敬元异己，将以计去之，乃称其有将帅才，而敬元卒败军事。此皆不以国家为虑者也。”上曰：“诺。然则险伪之辈，世所不能绝也。”

一一卷六十五

上谓王旦曰：“开广言路，理国所先。而近日尤多烦紊。车驾每出，词状纷纭自至，披详无可行者。”

一一卷六十五

上谓宰臣曰：“比设此科（指贤良方正科——录者注），欲求才识。若但考文议，则积举者方能中选，苟有济

时之用，安得而知？朕以为六经之旨，圣人用心同，与子史异矣。今策问宜用经义参之时务。”王旦曰：“臣等每奉请问，语及儒教，未尝不以六经为首，迩来文风丕变，实由陛下化之。”

一一卷六十五

（景德四年）丁巳，诏修太祖太宗正史，宰臣王旦监修国史。

一一卷六十六

（景德四年），杨覃知潭州，庶事皆有备，上与大臣语，嘉其任职。王旦曰：“覃素以吏干称，江浙人中罕见其比。”上曰：“是尝与朱台符同任陝西者否？”旦曰：“然。当时所争虽多曲直，然覃颇有爱民之心也。”

一一卷六十七

初，王钦若既以“城下之盟”毁寇准，上自是常怏怏。他日问钦若曰：“今将奈何？”钦若度上厌兵，即缪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刷此耻也。”上曰：“河朔生灵始得休息，吾不忍复驱之死地，卿可思其次。”钦若曰：“陛下苟不用兵，则当为大功业，庶可以镇服四方，夸

示我狄也。”上曰：“何谓大功业？”钦若曰：“封禅是已。然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乃可为。”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皆有以人力为之，若人主深信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此乎？圣人以神道设教耳。”上久之乃可，独惮王旦，曰：“王旦得无可乎？”钦若曰：“臣请以圣意谕旦，宜无不可。”乘间为旦言之，龟勉而从。然上意犹未决，莫适与筹之者。它日晚幸秘阁，惟杜镐方宿直，上骤问之曰：“卿博达坟典，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耶？”镐老儒不测上旨，漫应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耳。”其言偶与钦若同。上由此意决。遂召王旦饮于内中，甚欢，赐以尊酒，曰：“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既归发视，乃珠子也。旦自是不复持异，天书封禅等事始作。

——卷六十七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上召宰臣王旦，知枢密院事王钦若等对于崇政殿之西序，上曰：“朕寝殿中帘幕皆以青缟为之，旦暮间非张烛莫能辨色。去年十一月十七日夜将半，朕方就寝，忽一室明朗。惊视之次，俄见神人星冠绛袍，告朕曰：‘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朕悚然起对，忽已不见。遽命笔记之。自十二月朔即蔬食斋戒，于朝元殿建道场，结彩坛九级，又雕木为舆，饰以金宝，恭仁神贶，虽越月未敢罢去。适睹皇城司奏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帛成于鸱吻之上。朕潜

令中使往视之，回奏云：其帛长二丈许，緘一物如书卷，缠以青缕三周，封处隐隐有字。朕细思之，盖神人所谓天降书也。”旦等曰：“陛下以至诚事天地，仁孝奉祖宗，恭己爱人，夙夜求治，以至殊邻修睦，犷俗请吏，干戈偃戢，年谷屡丰，皆陛下兢兢业业，日谨一日之所致也。臣等尝谓天道不远，必有昭报。今者神告先期，灵文果降，实彰上穹佑德之应。”皆再拜，称万岁。又言：“启封之际，宜屏左右。”上曰：“天若谕示阙政，固宜与卿等祇畏改悔；若诫告朕躬，朕亦当侧身自修，岂宜隐之而使众不知也。”上即步至承天门，焚香望拜。命内侍周怀政，皇甫继明升屋对捧以降，王旦跪进。上再拜受，置书舆上，复与旦等步导却伞盖，御警蹕至道场，授知枢密院陈尧叟启封。帛上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既去帛启緘，命尧叟读之。其书黄字三幅，辞类《尚书》，洪范老子《道德经》。始言上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读讫，藏于金匮。旦等称贺于殿之北庑。是夕，命旦宿斋中书，晚诣道场。旦趋往，而上已先至矣。

一一卷六十八

赵德明尝以民饥上表乞粮数百万，上出其奏示辅臣，众皆怒曰：“德明方纳款而敢逾誓约，妄有干请，乞降诏责之。”王旦独不言。上曰“卿意如何？”旦曰：“臣欲降诏与德明，言尔土灾饑，朝廷抚御荒远，固当赈救，然极塞刍粟屯

成者多不可辄易，已敕三司在京积粟百万，令德明自遣众米取。”上喜从之。既而德明受诏，望阙再拜曰：“朝廷有人，臣不合如此。”

一一卷六十八

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诸军将校、州县官吏、番夷僧道耆寿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人诣东上阁门，凡五上表，请封禅。

一一卷六十八

（大中祥符元年）丙申，命王旦为大礼使，王钦若为礼仪使。

一一卷六十八

（大中祥符二年）丁巳，内出药及方赐王旦，皆上所臧题，以旦多疾体羸故也。

一一卷七十一

（大中祥符二年）丁酉，诏修昭应宫役夫，三伏日执土作者悉罢之；自余工徒，如天气稍凉，不须停作。时修宫使丁谓欲宫速成，请三伏不赐休假。王旦言“当顺时令”。上曰：“理固然。”乃降是诏。

一一卷七十一

御史中丞权判吏部铨王嗣宗，刚果率易，无所畏惮，每进见，极谈时事，或及人间细务，颇轻险好进，深诋参知政事冯拯之短而结宰相弟旭，使达意于旦以为助。旦疾其丑行，因力庇拯。嗣宗大恚。

一一卷七十二

天书殿屡有祥异，上以语辅臣，王旦等曰，“陛下至诚奉天，天示宝符，神物相之，固其宜矣。”

一一卷七十三

环州高继忠言：“国家西陲，军垒宜常完葺。赵德明虽称蕃，然颇不遵誓约。近有所部蕃族，酿酒石内属户饮之，欲诱其背叛。被饮者皆以其事来告。”上谓宰相曰，“方今四海无虞，而言事者谓和戎之利，不若克定之武也。”王旦

曰：“止戈为武，佳兵者不祥之器。祖宗平一字内，每谓兴师动众，皆非获已。先帝时颇已厌兵，今柔服异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德也。且武夫悍卒，小有成功，过求爵赏，威望既盛，即须姑息，往往不能自保，凶于国而害于家，此不可察也。”上深然之。

一一卷七十三

赐大理评事苏耆进士及第。耆，易简子，宰相王旦女婿也。耆先举进士，及唱，第各在诸科。知枢密院陈尧叟为上具言之。上顾问旦，旦却立不对。耆曰：“愿且修学。”既出，尧叟谓旦曰：“公一言则耆及第矣。”旦笑曰：“上亲临轩试天下士，示至公也。旦为宰相，自荐亲属于冕旒之前，士子盈庭，得无失体。”尧叟愧谢之曰：“乃知宰相真自有体。”至是，耆献所为文，召试学士院，而有是命。

一一卷七十四

旦长女婿殿中丞韩亿后亦尝献所为文，上亟欲召试，旦力辞之。亿例当守远郡，上将召见改太常博士知洋州。旦私语其女曰：“韩郎入川，汝第归吾家，勿忧也。吾若有求于上，他日使人指韩郎缘妇翁奏免远适，则其为损不细矣。”亿闻之，喜曰：“公待我厚也。”

一一卷七十四

（大中祥符五年）庚戌，旦等以颂（指《祀汾阴坛颂》、《朝觐坛颂》、《亲谒后土庙颂》一一录者注）成，并加特进邑封。旦自集贤殿大学士改昭文馆大学士，上将如东封例并迁其官，旦等固辞得免。

一一卷七十七

上谓旦等曰：“去岁令河中府陕州遣官召李洙、魏野，皆以疾辞，颇有言其逾垣穴壁以避搜访者。近因中使过彼，各令存问，洙等复自陈静退之意。”旦曰：“洙、野皆儒雅之士，纵被疾不能从宦，若国家以礼致聘，安得奔遁也。”

一一卷七十七

参知政事、刑部侍郎赵安仁罢为兵部尚书。安仁小心畏谨，处事精审，特留意于刑名。内外书诏关要切者，必归安仁裁损之。先是，上议立皇后，安仁谓“刘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于相门。”上虽不乐，然察其守正，不罪也。他日与王钦若从容论方今大臣谁最为长者，钦若欲排安仁，乃誉之曰：“无若赵安仁。”上曰：“何以言之？”钦若曰：“安仁昔为故相沈义伦所知，至今不忘旧德，常欲报之。”上默然，始有意斥安仁矣。尝谕王旦曰：“闻赵安仁在中书绝不亲事，每奏对亦未尝有一言，可罢之。”旦对曰：“安仁颇知大体。居常进拟，皆同列议定方敢取旨。臣每见惊时变

易于上前者，皆迎合陛下意。安仁无异议，是有执守。”上曰：“能如此耶，朕不知也。卿可谕之，使更宣力。”旦退以语安仁，安仁曰：“上误拔擢至此，以不才斥去宜矣，使与众人骋辩取容，安仁不为也。”旦喜曰：“吾适保安仁于上前，不误知人也。”

一一卷七十八

翰林学士李宗谔与王旦善。旦欲引宗谔参知政事，尝以告王钦若，钦若唯唯。旦曰：“当白上。”宗谔家贫，禄廩不足以给婚嫁，旦前后资借之甚多，钦若知之。故事：参知政事谢日，所赐之物凡三千缗，钦若因密奏：“宗谔负王旦私钱不能偿，旦欲引宗谔参知政事，得赐物以偿已债，非为国择贤也。”明日，旦果以宗谔名闻，上变色不许。

一一卷七十八

（大中祥符五年）丁卯，命王旦为躬谢太庙大礼使。

一一卷七十九

（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初，置玉清昭应宫使，命宰臣王旦为之。

一一卷七十九

（大中祥符五年）丁亥，立德妃刘氏为皇后。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本末。帝每巡幸，必以从，衣不纤靡，与诸公人无少异。庄穆既崩，中宫虚位，上即欲立之，后固辞良久。将降诏，而宰相王旦忽以病在告。后疑旦有他议，复固辞。于是中书、门下请早正母仪，后卒得立。

一一卷七十九

（大中祥符六年），景福殿使，新州观察使刘珪久病，羸瘵，上为取道家易名度厄之义，改珪为规。疾甚……承规使人私请于上，欲求节度使。上谕王旦曰：“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典故所无，不可听也。当问诸有司。”翌日，上又曰：“承规言死在朝夕，愿闻在廷之告则冥目无憾。”旦曰：“陛下若听承规所请，后必有邀朝廷求为枢密使者矣，此必不可。”上乃止。

一一卷八十一

（大中祥符七年）壬辰，命右仆射平章事王旦为兖州景灵宫朝修使。

一一卷八十二

（大中祥符七年）庚子，太常博士邓余庆坐受誓戒，不及在法，私罪当劾，举主谕释之。上因问宰相曰：“连坐举官诚亦不易，如此公坐犹或可矜；其有本不谙知，勉循请托，及乎旷败，何以逃责？”王旦曰：“荐才实难。士人操行，往往中变。”上曰：“然拔十得五，纵使循私，朝廷由此得人盖不少矣。”旦曰：“求人之际，但信其言而用之，有所旷败，亦如其言而坐之。”……太平兴国初，程能为转运使，举官至滥，人多鄙之。上曰：“朝廷急于得人，苟不令荐举，则才俊在下无由自达。求人之道，固无出于此也。”

——卷八十二

（大中祥符七年）戊申，王旦至自兖州，且言：“河北转运使李士衡、张士逊，知兖州王臻、知长垣县范识、京东转运使俞献卿、知澶州张禹珪，同监修景灵公卢守明、京都同都提举巡检使李怀信，莅事于集，望赐褒谕。莱州通判徐怀式、知齐州孙梦协、通判阎维吉，采于舆论，颇无治声，望令转运提点刑狱司察之。”诏可。或谓旦曰：“公为元宰，将命出使，而所举官吏仅得褒谕，不遂超擢，无乃太轻乎？”旦曰：“既称荐之，又请亟用，则上恩皆出于已矣。此人臣之大嫌也。”入内押班周怀政实与旦同行，或请问，必

俟从者皆集，整衣冠见之。白事已，则退，未尝私焉。议者以为得体。

一一卷八十三

秘书监分司西京杨亿以疾愈求入朝，上谓王旦曰：“亿性峭直，无所附会，文学固无及者，然或言其好窃议朝政，何也？”旦曰：“此盖与亿不足诬谤之耳。亿受国深恩，非土木类；谐谑过当则恐有之，汕讪之事保其必无也。”戊辰，命亿知汝州。

一一卷八十三

（大中祥符七年）壬子，以将作监丞李行简为太子中允致仕，别赐钱三十万。行简，穆子也，多才艺，性冲淡，不乐仕进，屏居二十余年，上特诏对而命之。初，召行简使者不知其所止，上令至中书问王旦，然后人知行简乃旦所荐也。旦务匿名迹，远权势，它所荐士尤多类，不以告人。其后史官修真宗实录，得内出奏章，乃知朝廷士多旦所荐者云。

一一卷八十三

御史台拘杀人贼，狱具，知杂王随请裔割之。上曰：“五刑自有常制，何必为此？”王且曰：“随司风宪抨弹自有故事，此非其所宜言，况此贼本情可见，一死亦已极矣。”

一一卷八十三

（大中祥符七年）己丑，加玉清昭应宫使王且司空修宫使。

一一卷八十三

（寇）准之未为枢密使也，且尝得疾，久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与直省吏扶之见于便殿，劳问数四。因曰：“卿今疾亟，万一有不讳，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谁乎？”且谢曰：“知臣莫如君，惟明主择之。”再三问，不对。上曰：“张咏何如？”不对。又问：“马亮何如？”不对。上曰：“试以卿意言之。”且强起举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准。”上恍然有间，曰：“准性刚褊，卿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任久侍。”遂辞退。及准为枢密使，中书有事关送枢密院，碍诏格，准即以闻。上谓且曰：“中书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取则？”且拜谢曰：“此实臣等过也。”中书吏既坐罚，枢密院吏惶恐告准曰：“中书、枢密院自有相干，旧例止令诸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谢罪。”既而枢密院有事送中书，亦碍诏格，吏得之，

欣然呈之旦。旦令却送与枢密院。吏白准，准大惭。翌日，谓旦曰：“王同年大度如此耶！”旦不答。

旦每见上，必称准之才，而准数短之。一日，上谓旦曰：“卿虽谈其美，彼专道卿恶。”旦谢曰：“理固当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上由是愈贵旦。及准自知当罢，使人私于旦求为使相，旦大惊曰：“使相岂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请。”准深恨之。既而上问旦“准罢当为何官”，旦曰：“准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与使相令处方面，其风采亦足为朝廷之光也。”及制出，准入见，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荐准者，准始愧叹，出语人曰：“王同年器识，非准所可测也。”

一一卷八十四

（大中祥符八年）甲子，上谓王旦曰：“上封者言中书不言事，罕接宾客，政令颇稽滞。”旦等曰：“中书当言者，惟进贤退不肖、四方边奏、郡县水旱、官吏能否、刑法枉直。此数事，日奉德音，动尊睿旨。外人不知者，是臣等无漏言也。”

一一卷八十四

（大中祥符八年）壬申，荣王元偁宫火，自三鼓至翌日

亭午乃止，延烧内藏左藏库、朝元门、崇文院秘阁。……上曰：“祖宗所积，朕不敢妄费，一朝殆尽，诚可惜也！”旦等曰：“陛下富有天下，财货不足忧，虑政令赏罚有所不当耳。臣等备位宰辅，天灾如此，谨当罢斥。窃闻主藏者收救钱帛，诸班军校皆戮力争前，人百其勇。”上口：“朕所忧者，惟军储尔。钱帛所伤不多，至于大礼赏给，亦可以渐致，若军储不足，须至累民，此朕所甚忧也。”遂下诏罪已，令文武百官上封论事，无或隐蔽。

一一卷八十四

（大中祥符八年）五月辛巳朔，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王随言准，诏劾荣王元僖宫遗火事，本元僖侍婢韩盗卖金器，恐事发，遂纵火。其知情干连人悉具以闻。诏韩氏断手足，令众三日，凌迟处死。知情人处斩，余并等第决配。先是当死者甚众。王旦独请对言曰：“始失火时，陛下已罪已诏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乃过为杀戮，恐失前诏意也。且火虽有迹，宁知非天遣邪？”上欣然纳之，由是减死者几百辈。

一一卷八十四

王旦曰：“大抵好杀则敛怨，弄权则败亡，虽在蕃夷，

亦不可不戒。”

一一卷八十五

时二州（指益州、并州一一录者）岁当代，上遍阅侍从官姓名，谓辅臣曰：“此等各有所长，然求其文雅适用，可威方面者鲜矣。每念唐贤比肩而出，何当时人才之多也？”王旦曰：“方今下位岂无才俊，或恐拔擢未至尔。然观前代求贤，不求其备，不以小疵掩大德。今士大夫孰为无过，陛下每务保全之；然流言稍多，则不便于任，使大都迭相称誉近乎党，过相纠讦近乎公。鉴其爱憎，惟托上圣，则庶几无弃人矣。”

一一卷八十五

（大中祥符八年）甲戌，以王旦生日，诏赐羊酒米面，令有司供帐，开封府具乐，许宴其亲友，并会近列及丞、郎、给、谏、修史诸官。宰相生日，旧例赐器币鞍马外，惟于中书会辅臣，至是，上闻旦私第未尝会客，故有是赐。

一一卷八十五

（王旦说）：“博观载籍，非惟多闻广记，实皆取其规

鉴。谈经典必稽其意，语史籍必穷其事，论为君必究其治乱，言为臣必志其邪正，加以秉笔立言，皆化人垂世之作。”

一一卷八十五

（张）旻被旨选兵，下令太峻，兵惧欲谋为变。有密以闻，上召二府议之。王旦曰：“若罪旻，则自今帅臣何以御众；急捕谋者，则震惊都邑，此尤不可。”上曰：“然则奈何？”旦曰：“陛下数欲任旻以枢密，臣未敢奉诏。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侧者当自安矣。”上从其言，故诸帅皆递迁，军果亡他。上语左右曰：“王旦善处大事，真宰相也！”

一一卷八十六

（张）士逊尝谒王旦，称王学书有法。旦曰：“公为王友职止于是耶？”士逊愧谢。

一一卷八十六

（大中祥符九年）乙酉，上与宰相语唐开元天宝政治优劣，因曰：“姚崇、宋璟真名相也！明皇委之不疑，诚为至

当，而过信国忠、林逋，深可惜也。”王旦曰：“奸邪之人诬陷良善，其言似忠，人主难辨，而外人罕敢极言以取祸，故国忠、林逋得以专陷人。人君若能察陷人而自进者，十可见其七八。”

一一卷八十六

（大中祥符九年）丁亥，监修国史王旦等上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优诏答之。戊子，加旦守司徒。

一一卷八十六

（大中祥符九年）乙丑，以王旦为恭上宝册南郊恭谢大礼使。

一一卷八十七

（大中祥符九年）辛亥，飞蝗过京城，上诣玉清昭应宫、开宝寺灵感塔焚香祈祷，禁宫城音乐五日。先是，上出死蝗以示大臣曰：“朕遣人遍于郊野视蝗多自死者。”翌日，执政有袖死蝗以进者，曰：“蝗实死矣，请示于朝，率百官贺。”王旦曰：“蝗出为灾，灾弭幸也，又何贺焉？”皆力请之，旦固称“弗可”，乃止。于是二府方奏事，飞蝗蔽

天，有墮于殿庭间者。上顾谓旦曰：“使百官方贺而蝗若此，岂不为天下笑耶！”执政皆顿首道：“王旦远识，非臣等所及也！”

——卷八十七

（大中祥符九年）癸未，宰臣王旦以衰病求罢，诏不许，仍断来章。

——卷八十七

（王）曾、（张）知白、（陈）彭年等与王旦同在中书，尝乘间谓旦曰：“曾等拔擢至此，公之力也，愿有所裨补。”旦曰：“愿闻之。”曾曰：“每见奏事，其间亦有不经上览，公但批旨行下，恐人言之以为不可。”旦逊谢而已。一日奏对，旦退，曾等俱留。上愕曰：“何事不与王旦同白。”曾等乃以前说闻于上。上曰：“所行公否？”皆曰：“公。”上曰：“王旦事朕多历年所，朕察之无毫发私。自东封后，朕谕令小事一面专行，卿等当谨奉之。”退而谢于旦曰：“上之委遇，非曾等所知也。”旦曰：“向蒙谕及，不可自言先得上旨，今后更赖诸公规益。”

——卷八十八

中书请以工部郎中、知制誥盛度为右谏议大夫，权知开封府。上曰：“可更问王旦。”旦时属疾在告，中书具圣语就问之，旦曰：“度必不乐此任。”既而度果诣中书，自言：“幸以文字进，不愿处繁剧。”中书并以闻，上曰：“王旦铨量才品极当，必使人各得其所，此岂可不问也？”于是……改命度为会灵观判官，知制誥如故。

一一卷八十八

河西节度使知许州石普上言九月下旬日食者三，又言商贾自秦州来，言嘉勒斯贵欲阴报曹玮，请以臣尝所献陈图付玮，可使玮必胜。先是，上方崇符瑞，而普请罢天下醮设，岁可省缗钱七十余万以贍国用，遂忤上意，于是上益怪普言逾分。而枢密使王钦若因言普欲以边事动朝廷，上怒，欲遣使就劾。宰相王旦请先召还，命知杂御史吕夷简于京城南置院推鞠，入内押班，周怀政监之。狱具，集官参验，九月下旬日不食，普坐私藏天文罪应死，而官当议，乃下百官。尚书右丞赵安仁等议处死。诏除名配贺州，遣使繫送流所。上谓辅臣曰：“普出微贱，性轻躁，干求不已。既懵文艺，而假手撰述，以揣摩时事。朕以先朝故，每容忍之，而普言益肆。录其微效，俾贷极典。闻普在流所思幼子辄泣下，流人有例携家否？”王旦等曰：“律无禁止之文。”诏许挈族以行。

一一卷八十八

（知秦州曹）玮数上章求解州事，上问王旦：“谁当代玮者？”旦荐（李）及可任，上即命之。众议皆谓“及虽谨厚有操行，非守边才，不足以继玮”。秘书监杨亿以众言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州之将吏心亦轻之。会有屯驻禁军白昼挈妇人银钗于市中，吏执之以闻。及方坐观书，召之使前，略加诘问，其人服罪。及不复下吏，亟命斩之，复观书如故。将吏皆惊服。不日声誉达京师，亿闻之，复见旦，具道其事，曰：“闻者公初用及，外廷之议皆恐不胜其任，今及材器如此，信乎，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外廷之议何其易得也。夫以禁军戍边，白昼为盗市中，固当斩之，足以为异政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在此也。夫以曹玮知秦州，他人往，必矜其聪明，多所变置，败曹玮之成绩。旦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谨守玮之规模而已。”亿由此益服旦之识度。

一一卷八十八

（天禧元年）丙寅，命宰相王旦为兖州太极观奉上册宝使，尚书右丞赵安仁副之。

一一卷八十九

（天禧元年）戊寅，内外官并加恩，司徒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王旦加太保。……双公并除双员，自旦及元俨始。

一一卷八十九

尝有日者上书言宫禁事，坐诛。籍其家，得朝士所以往还占问吉凶简尺。上怒，欲尽付御史按罪。王旦具请以归，翌日白上：“此人之常情，且语不及朝廷，不足究治。”因自取旧所占问者进曰：“臣幼贱时不免为此，必以为罪，愿并臣下狱。”上曰：“此事已发，何可免？”旦曰：“臣为宰相，执国法，岂可自为之幸于不发，而以罪他人？”上意解。旦至中书，悉焚所得书，既而大臣有欲因是而挤己不快者，力请究治，上令就旦取书，旦曰：“臣已焚之。”由是获免者众。

——卷八十九

（陈）彭年素奸谄，时号“九尾野狐”。在翰林日，尝诣中书谒宰相王旦，辞不见。翌日复至，自言“有当启白”，旦谕令见向敏中。他日，敏中命吏取彭年所留文字示旦，旦瞑目索纸封之。敏中曰：“何不一览？”旦曰：“不过兴建符瑞图进取耳。”始，彭年仕未达，求为大理寺详断官，张齐贤时实当国，一见辄不可。人问其故，齐贤曰：“此人在朝，必乱国政。”或疑齐贤过甚，后乃服其知人。

——卷八十九

（天禧元年）壬寅，王旦再表求罢，不许。

——卷八十九

太保平章事王旦登柄用凡十八年，为相仅一纪。谦退周谨，每迁、受赐，常有愧避之色。素羸多疾，又以名位太重，忧畏不自安。自东鲁复命，益癯瘠，不任趋谒，连拜章求解。上素重其德望，委任莫二。闻其引退，甚不乐，优诏褒答，继以面谕。戊申，制授太尉兼侍中，听五日一赴起居。因入中书，遇军国重事，不限时入预参决。旦闻命愈恐，家居不出，手书恳请去位，且言：“私门百口，属疾将遍，欲退身以息灾咎。令如此峻秩，则是愈增罪衅。”辞意坚苦。又遣其子诣向敏中附奏。上曰：“欲引退固未可言，但体质羸弱，亦可忧也。旦当国最久，始终如一，镇静中外，实有赖焉。且未尝有一事干扰朝廷。今此固辞，或难违其意。”既旬浹乃诏，止加封邑，其余优礼悉如前制。

一一卷八十九

向敏中尝谓王旦曰：“边同年（边肃一一录者）责已久，牵复可乎？”旦曰：“为近臣坐贼，岂得更升进耶？”敏中语数及之，旦曰：“非于同年无情；公若欲用之，须且死可也。”敏中乃已。

一一卷九十

（天禧元年癸丑），王旦以病坚求罢相。甲寅，召对滋福殿，左右掖扶以升。上睹其瘦瘁，悯然曰：“朕觉体中不佳，方欲以大事托卿，而卿如此，奈何？”因命皇子出拜。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遂荐可为大臣者十余人，其后不践两府者独凌策、李及。旦退，复上疏请去位，上乃从之。

丁巳，以旦为太尉，仍领玉清昭应宫使，特给宰相俸料之半，令礼官草仪赴尚书省，遣其子大理评事雍就第，赐造命，资器服悉如宰相。旦入谢便殿，伏拜仆地。内侍存问相属，日或三四。出御药薯芋粥赐之。旦端重、坚正、明达，治体接物，若甚和易，而风格峻整。当官莅事，庄厉不可犯。其为宰相，务遵守法度，重改作，妙于启奏，言简理顺。每与同列论事上前，或枉正相戾，虽未尝廷争，然自守直道，不为曲辩所迁。有识略，善镇定大事。其于用人，不以名誉，必求其实。苟贤且材矣，必久其官而以为宜某职，然后迁。士虽拂于己者，亦不以私废。当国岁久，上益倚信，所言无不听。虽他宰相大臣有所议，必曰“王某以为何如”。事无大小，非旦言不决。当是时，外无边境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内富实，群工百司各得其职，故天下至今称“贤宰相公”。

一一卷九十

先是，上欲相（王）钦若，王旦曰：“钦若遭逢陛下，恩礼已隆，且乞令在枢密两府，任用亦均。臣见祖宗朝未尝使南方人当国。虽古称‘立贤无方’，然必贤士乃可。臣位居元宰，不敢阻抑人，此亦公议也。”上遂止。及旦罢，上卒相钦若，钦若尝语人曰：“为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

一一卷九十

（天禧元年）癸卯，给事中参知政事王曾罢为礼部侍郎

郎。初，曾以会灵观使让王钦若，上意不恚。及钦若为相，因欲排异己者，数潜之。会曾市贺皇后家旧第，其家未迁居，曾令人攀土置其门。贺氏入诉禁中，明日，上以语钦若，遂罢政事。曾既罢，往谒王旦，旦疾甚，辞弗见。既而语其家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勋业甚大，顾不得见耳。”且曰：“王君昨让会灵观使，颇拂上旨，而进对详雅，词直气和，了无所懼。且王君始被选用，已能若是，我自循任政事凡二十年，每进对，上意稍恚，即蹙缩不能自容，以是知其伟度矣。”

十一卷九十

（天禧元年）己酉，太尉、玉清昭应宫使王旦卒，前数日，车驾幸其第，留赐白金五千两。旦命家人还献，作奏毕，自益四句云：“已惧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殃。”亟令舁置内閤。有诏不许，及门，旦已卒。

旦与杨亿素厚善。病革，延至卧内，托以后事，请撰遗表。旦言：“悉为宰相，据上公之列，不可以将尽之言为宗亲求官，止当叙平生遭遇，愿日亲庶政，进用贤士，少减焦劳之意。”仍戒子弟云：“我家世名清德，当务俭素，保守门风，不得恃相辅家事奢侈，勿厚葬，无以金玉置棺中。”时年六十一。上遽临哭之，废朝三日，优诏赠太师、尚书令，别次发哀。后数日，张旻赴镇河阳，当饮钱，上以旦故，不举乐。谥曰“文正”，录其子、弟、侄、外孙、门人，故吏授官者数十人，及诸子服除，又诏各进一官。

旦性冲淡寡欲，奉身至薄。所居甚陋，上欲为治之，旦以先人旧庐恳辞而止。被服质素，家人欲以缯锦饰毡席，拒而不许。姻亲有服饰稍过度者，愠见于色。兄子睦颇好学，尝献书求举进士。旦曰：“我尝以门内太盛尔，岂可与寒俊竞进取耶？”至其没也，子素犹未官。婚姻不求门阀，事寡嫂有礼，与弟旭友爱尤笃。留意文雅及近世典章、官族，志在敦奖名教，中外莫不钦其德风。为国宗臣，上所尊礼，盖平世之良相也。

咸平初，旦闻李沆之言，固未深信，及亲见王钦若、丁谓等所为，欲谏则业已同之，欲去则上遇之厚，不忍去，乃叹曰：“李文靖真圣人也。”祥符以来，每有大礼，辄奉天书以行，旦为仪卫使，常悒悒不乐。既寝疾，遗令削发披缁以敛，盖悔其前之为也。诸子欲奉遗令，杨亿以为不可，乃已。议者谓旦逢时得君，言听谏从，安于势位，而不能以正自终。或比之冯道云。

一一卷九十

（巨源摘录，标点）

历代官吏文人

关于三槐堂和王旦墓的题咏

三槐堂

王琛（广西宜山人，明正德七年任莘县知县）

借问槐堂几度春，青荫犹盛篆犹深；
群公元气流天地，一种清风振古今；
先后香名昭宋史，光明事业等商霖；
观风何幸瞻遗址，慰却生平斗仰心。

三槐堂

吴宗器（福建莆田人，明正德年间莘县教谕）

郁郁三槐几岁华，繁荫漏日影横斜；
问人遗迹今何在，都说前村是旧家。

三槐堂

吴从周（山西孝义人，明正德年间莘

县训导)

三槐始植兆三公，不与陶门五柳同；
宋祚已移元又灭，至今堂下播清风。

三槐堂

荆国宾(明万历年间莘县教谕)

三槐培植向高堂，预兆三公果异常；
奕叶传芳当代盛，仍云继业万年扬；
黄花影弄千秋月，绿树荫移九夏吻；
人世不知经几变，至今后进仰余光。

三槐堂

王室(明正德年间举人，曾任河南光
山县知县)

古莘乔木仰三槐，种德先人手自栽；
庭畔影摇风弄树，堂前荫静月凝苔；
绵绵相业孙由子，蔼蔼官封盛未衰；
可惜当年形胜地，至今遗址望生哀。

三槐堂

左师彦(清代拔贡，曾任山西介休县
教谕)

祐堂槐影大根芽，生意多归积善家；
对日婆娑呈绿色，当阶疏密印黄华；

子枝条达云仍远，孙叶翥葱荫覆加；
都道流芳原有本，祐堂槐影大根芽。

三 槐 堂

赵钦（身份不详）

绿草红花绕画堂，个中风月倍殊常；
三槐栽植经双手，一脉芬芳荫二郎；
云护枝头清影密，日晴阶下午荫凉；
无情最恨春来鸟，啄得黄花满地香。

三 槐 堂

孙永（身份不详）

乔木由来属大家，东皇有意厚生芽；
根枝洞兆三公象，孙子绵延一脉华；
日暖清荫迷燕雀，风摇绿影动龙蛇；
多情只为闲贪景，纵步归来日已斜。

三 槐 堂

张淮（身份不详）

槐堂影绝过蓬莱，槐树青青又异哉；
风动枝头清影乱，雨余叶底翠云堆；
太阳西坠刚收去，明月东升又送来；
春半凭谁来拉我，一觞一咏漫徘徊。

三槐堂

杨鹤（明嘉靖二十二年莘县知县）

三槐庭古无遗迹，纵有三槐亦萎然。
物化人亡阴德在，王门代代产多贤。

三槐堂

刘维禎（清代人，身份不详）

为访遗踪辔暂停，王公手泽尚余馨。
千秋相业谁堪继，惟有槐荫满旧庭。

三槐堂

杨化多（清代莘县教谕）

轶事流传别有光，子明自古到今扬。
枝芳五桂名称寔，堂植三槐姓著王。
叶覆庭前荫密密，柯交户外影苍苍。
而时故宅经行处，几次风吹尚带香。

王堂槐影

张汉濯（清代莘县庠生）

当年九棘列朝班，槐影森森绿闭关。
老树三株撑北郭，古塔百世寿南山。
刈葵不放伤葵手，得豆能光种豆彦。

寄语有心为善者，子孙终竟有天还。

王氏三槐堂寄同僚诸公

丁建初（清代莘县训导）

三槐遗迹绿椽榑，旧说当年司马衙。
碧玉堂阶光祀典，紫金门第久清华。
燕山五桂难寻树，定水双荆尚有花。
寄语同僚殷一拜，世芬常颂太原家。

上莘县王相公

魏野（清代人，身份不详）

圣朝宰相谁堪俦，君在中书十四秋。
西祀东封俱已毕，晚来相伴赤松游。

王文正公墓

陈济（清代莘县训导）

穹碑剥落藓苔铺，水色山光入画图。
缅想风流增感慨，谈论事业久荒芜。
三槐令誉依时在，百代文章与道俱。
多少往来经过客，下车曾酹一觞无。

题名坟

李璞（山西山阴县人，明成化年间莘县教谕）

古冢荒凉此处遗，当时相业更推谁；

胸藏万顷汪洋量，谋协千年远大规；
花落玄堂春寂寂，草生闲野昼迟迟；
断碑零落斜阳里，回首令人益怆悲。

题名坟

薛端（南京人，明弘治年间莘县教
谕）

凄凄荒冢古来遗，姓字曾知更问谁；
卓跃才华膺大州，经纶事业有成规；
庭槐影乱风来疾，杜宇声残月落迟；
倪想当年扶宋室，一堆黄土总堪悲。

题名坟

王钺（河南罗山人，明成化年间莘县
训导）

佳城何郁郁，云是王旦墓；
蜿蜒龙势蟠，多年适兹土；
野鸟向我啼，留脩日卓午；
惜哉盖世功，谁能历谈吐。

（以上录自《正德莘县志》
和《续修莘县县志》）

